

楔子

香港青龙总会堂口“小姐！小姐！”青龙堂堂主惶恐地狂奔而来。“东西丢了！”“丢了？”她冷冷地看着他。“你说丢了是什么意思？”“不见了……”他诚惶诚恐地垂着头。“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……”东方梦远沉默了三秒钟，堂口内所有的人全都屏住了呼吸，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才领导“东方会”一年的女少主是如何的冷血无情！

如今“东西”在青龙堂丢掉，她会如何处理，谁也不敢说……东方梦远还没开口，堂外已经传话进来。“总龙头到！”“总龙头！”青龙堂的堂主大喜过望的迎了出去。“总龙头！”他叫着，人已经跪在地上。“龙头救命！”老东方让人推着轮椅慢慢地进门。“什么事啊？”他老态龙钟的样子，很难令人联想到他就是名震四海“东方会”的创始人。现在的他看起来就像他自己所说的——根本只是个糟老头子！

只有那双锐利清明的眼睛，泄漏了些许的真相……“东西——东西在青龙堂丢了！”青龙堂堂主伏在地上，连头都不敢抬。

“是属下的错！”老东方看了他一眼。“起来吧！”“可是……”他悄悄地看了一眼一直没说话的少主；她的神色高深莫测，说真的，他还真是怕了这个少主人。“属下不敢……”“我爸叫你起来，你就起来。”她话还没说完，他已经立刻跳了起来！

老东方又好气、又好笑地看着这一幕，他这个女儿无疑的已经令东方会的人对她怕进了骨子里了。

“你们先下去吧！我有话对梦远说。”他们面面相觑，东方梦远不耐烦地换了个站姿，她还没站稳，场内所有的人已经全都消失了。

老东方摇摇头。“连我这老头子当年最受拥戴的时候，也比不上你啊！”梦远松了口气地耸耸肩。“我也不知道他们干嘛这么怕我？我什么也没说啊！”“我只是叫你立下威信，可没叫你把所有的人全吓成心脏病。”老东方埋怨地说：“瞧瞧他们对你怕的！只不过丢了件东西，有什么好大不了的？”“丢的是东方会的代表信物。”“什么？！”老东方立刻跳了起来。“你说什么？”东方梦远连忙将他按下。“老爸，你不能站起来啊！”她小心地看着外面。“幸好没人看见！”老东方脸色都白了。“信物不见了？”他像是世界末日一样地哭丧着脸。

“真的是信物不见了？”“是啊！要不然他们为什么要把你请出来？”梦远笑了起来。“现在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怕了吧！丢的是东方会里最重要的东西，你说怎么办？”“知不知道是怎么丢的？”老东方频频拿出手绢拭汗，显然相当紧张。

“谁偷走了？”东方梦远想了想，眼里的神采黯淡了许多。“大概知道。”“谁？”她淡淡地笑了笑。“在这里还有谁会这么大胆，敢公然和东方会作对？”“葛无忧？”“我想应该是他。”老东方气得七窍生烟。“去把那家伙给我捉回来，我要把他做成标本！”

第一章

若星：“你好像不把凯罗嫁出去绝不甘休，是不是？”阿俐：“当然，谁教她要结婚是最失败的制度！”若星：“你真是唯恐天下不乱……”阿俐：“你说对了，反正那家伙不是不结婚的料子！”很少有人知道魏凯罗是学历史的，为什么提到这一点？因为要了解一个人，最重要的，除了观察之外还要彻底的知道她究竟被什么所影响。

凯罗学的是历史，她最爱做的事是潜水，在她的观念里，“婚姻”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失败的一种制度之一。

凯罗不喜欢说话、不喜欢逛街、不喜欢打扮，除了潜水，她似乎没有其他的嗜好。

她的朋友很多，大部分是志同道合的潜水同好。她讨厌对她有所企图的男人，只要让她知道你对她有兴趣，很快的，你便会在她的生活圈内消失。

凯罗的经济十分独立，她不但是少数具有国际潜水教练资格的人之外，她自己还开了家潜水用品店，而且她还有一笔为数不少的遗产可供她调度。

凯罗从来不知道寂寞为何物？自她有记忆以来，她就十分懂得照顾自己，当然更懂得安排自己的生活，所以基本上来说，魏凯罗根本是个无懈可击的女人！

连弱点都找不到！

阿俐第一千零一次叹息：“怎么会有这种人？”“我也奇怪怎么会有你这种人？”若星无奈地看着她。“你好像不把凯罗嫁出去是绝不罢休的是不是？我不觉得凯罗现在有什么不好的，她一个人不是也过得自由自在的吗？为什么你一定要她结婚或谈恋爱？”“她觉得婚姻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失败的制度之一，而我却觉得婚姻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之一。”阿俐挑挑眉。

“可是我结婚了，她却没啊！这怎么能比较出究竟谁说的话是正确的？当然要立足点一致才知道嘛！”“你真是唯恐天下不乱！”若星摇摇头。“每个人的想法不同，谁的想法才是正确的又有什么重要？”“当然重要！”黎若星无奈地瞪着她。“我们都吃过苦了，何必让凯罗也吃那种苦呢？那又不好玩！”

“可是，我们现在都很幸福啊！”“那是因为我们幸运，天底下不幸运的人可多着呢！”阿俐双手抱胸，用着坚决的口吻说：“反正我觉得凯罗不适合单身过一辈子。我不否认有些人的确是不结婚比较好，可是不是魏凯罗，那家伙不是不结婚的料子！”“是不是那块料子，我比你清楚。”凯罗打着哈欠走了出来。“毕竟我已经认识魏凯罗二十几年了，不是吗？”“认识得久不是本事，要了解才是本事！”“我够了解我自己啦！”凯罗伸伸懒腰，躺在若星家的地板上。“就是因为了解我自己，所以才会为我自己做最好的决定，而不是像你一样胡猜瞎猜的！”“喂！你这女人，讲话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？”阿俐不满地叫道：“我是为你好耶，其他人才不管你结不结婚呢！”“多少人以‘为你好’之藉口行不义之事啊！”“喂！——”若星适时地打断她们。“你们吵够了没有？怎么一见面就吵？上辈子有什么深仇大恨吗？”“阿俐上辈子是小狗儿，我是猫。”凯罗懒洋洋地笑了笑。“所以她今生最重要的事，就是陷我于水深火热之中。”“哈，你说对了！我今生最重要的事的确就是要陷你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不达此目的，我誓不罢休！”阿俐假笑着做出阴险的表情。“你等着被我陷害好了！”“看，你们这些结了婚的女人，一个个豺狼虎豹似的唯恐天下不乱，每天闲着没事做，到处设计其他自由自在的单身女郎，

很显然是心理不平衡所致。”凯罗摇摇头做出可怕的表情。“想起来就心寒！要叫我变成那个样子，还不如给我一刀来得痛快。”“喂！”阿俐和若星全笑着踢她。“你这没良心的女人，这种话也说得出口？”“哎哟，哎哟，别踢啊！”凯罗抱着肚子在地上打滚。“在水里撞了一下，痛死我了！”“什么？”若星立刻扶起她，满脸的关怀：“撞到什么地方了？怎么不早说？要不要紧？”“要紧倒是不怎么要紧，不过是需要一点照顾罢了。”她狡猾地说着：“那就要看你们的心意啦！”“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！”阿俐笑着卷起了衣袖。“不给她一点颜色看看，她是不会知道厉害的！”她说着，便扑向地上的魏凯罗；凯罗自然将若星拿来当挡箭牌，三个加起来将近一百岁的女人，在地毯上玩得笑声震天。

快不快乐？其实也不过是一种感觉罢了！它并不需要你汲汲营营的追寻，在很多时候，只要放宽心，一切就是这么简单！你们去不就可以了？”“我不喜欢你开车送我们去上课，因为每次老师都会问我们为什么迟到。”丫丫抗议地指着她头上奇怪的发型。“而且，我每次都不能和小朋友一起在车上玩游戏！”“坐车的时候不可以玩游戏——”崇焕然一转头，正看见丫丫在扯她的头发，他惨叫：“不要拉头发，我又要重绑一次了！”“爸爸——”咚咚细声细气地看着自己的衣服。“我要上厕所……”崇焕然泄气地看着这一团混乱。“去吧！”“我不会脱衣服……”他手忙脚乱地看着两个小女儿。“好，等一下——”“哥哥带你去。”一旁的崇宝终于忍不住开口。他牵着小女孩的手往洗手间走去，走到一半突然回过头说：“我觉得还是以前的日子比较好过。”崇焕然静静地垂下眼替女儿绑头发，他的手有些僵硬；这只不过是刚开始的症候群，他这样安慰自己，过一阵子之后一切就会上轨道的……“哥哥很喜欢你。”丫丫突然说。

他一怔。

小女孩甜甜地笑了。“他昨天晚上有说过，他说现在我们有爸爸了，以前没有的时候，他老是和同学打架，现在就不会了！”“那你呢？”“我和咚咚也喜欢。”她老气横秋地回答：“虽然你很差劲，可是我还是喜欢。”有了儿女的这番话，他就更加肯定自己的选择没有错。

他笑了笑，终于将丫丫那一头浓密的头发绑起来。“好了没有？我们快来不及了！”“爸！”崇宝气愤的声音传来。“你怎么给咚咚穿衣服的啦？根本打不开！她尿湿了啦！”“台湾”对东方梦远来说并不陌生，过去的几年中她经常往返于港台两地；台湾也有东方会的据点，只不过东方会的主力并不在台湾。台湾的帮会相当多，而且组成分子复杂；东方会并不想在这块土地上讨饭吃，自然不需要花太多的心力在这儿。

当她还不是东方会的少主时，她经常来这里，为了另一个理由——“小姐！”斐珞提着她的行李，静静地看着她。“车子在等了。”东方梦远轻轻地点头，这个男人对她忠心耿耿已经许多年了。自从几年前，老东方将他派在她的身边开始，他便是她最信任的助手。斐珞从来不多话，只要是她所交付的任务，他拼死也会完成。对于斐珞，东方梦远有分比主仆更深的情感……“我们在台湾的人还没找到葛无忧，他没回老家，也没到过分会，他们现在正在积极找寻中。”“不必找了，我知道他在哪里。”梦远黯然一笑。“他偷走信物，无非是要我离开香港到这里来找他罢了！我知道他会在哪里。”斐珞替她打开车门。“需要我先去看看情况吗？”“不需要，我不希望打草惊蛇。”她面不改色地撒着谎；事实上，她不希望任何人去找他——或者说该找“他

们”。

凯罗悠闲地躺在沙滩上做日光浴，刚刚做完一次深度海洋探险的她，可以休息上大半个月。事实上，只要她喜欢，她可以爱休多久就休多久，因为国际级的潜水教练在台湾并不多，肯下水探险的更少；这份工作给她的待遇相当高，她很有本钱可以给自己放一个无限期的长假。

工作完后，直接回到黎若星和孟齐的家几乎已经成了她这一年来的习惯。

她自己有房子，可是她却憎恨那间房子的冷清。

这种心情，她从没对若星和阿俐说过。她知道一旦说了，她们必会将这种情绪转成另外一种说法，这是一种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正不正确的说法。

“在这种沙滩上做日光浴，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？”凯罗吓了一跳！这个沙滩虽然不能说是若星和孟齐专有的，可是这么久以来，还是第一次有外人侵入。

她抬起头，眯着眼打量来人。“这里虽然不是全台湾最乾淨的沙滩，但至少也是全台北最乾淨的“私人海滩”，你就这样闯进来，不觉得很冒失吗？”那个男人脸上有抹放荡不羁的笑容，他看起来相当自在，而且正在欣赏眼前的景象。

凯罗轻轻地蹙起了眉，将毛巾往上垃了拉。“你看够了吧？连一点基本的礼貌都不懂！”“礼貌是给文明人用的，我不是文明人。”他挑挑眉，然后摆出一副很失望的样子。

“我宁可欣赏漂亮的事物，也不要违背我自己的本能。”凯罗坐了起来。

“如果你欣赏完了，可不可以请你离开？”“我是来找人的。”他在她面前的沙滩上坐了下来。“你是我在这儿所遇到的第一个人，能不能请你指点迷津？”他的口音有淡淡的广东腔，凯罗谨慎地看着他。“我并不住在这里，所以你问错人了，现在请你离开！”“刚刚还有人跟我提起“礼貌”呢！”“你不是说你不是文明人吗？礼貌是对文明人用的，不是对你。”“不关你的事！”凯罗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转过头，对奔跑而来的若星说：“我在这里，什么事？”“你家里打电话来了！”如果不是这个不识相的男人在场，她会对若星说她根本不想接电话；可是，这家伙却一脸兴致勃勃地看着她，叫她别无选择！

凯罗气愤地站了起来。“先生，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你已经离开这里了；要不然，我会报警请警察协助你离开！”“我叫葛无忧，不是什么先生。”他微笑地注视着她离开。“记清楚我的名字；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”凯罗的回答，是十分不文雅地举起了她的中指，做了个令人脸红的手势！

葛无忧笑了起来，她的背影无疑是相当令他赏心悦目的！她的性格也是！

“……先将腌好的肉片放进锅中炸成金黄色……”崇焕然小心地将肉片放进滚烫的锅子里。“金黄色？怎么样才叫金黄色？”他蹙着眉打量着锅中滋滋作响的肉片。犹豫着——那些肉看起来已经很像金黄色了……

“好了，不管了，可能就是这样吧！接下来是——放进适量的盐和味精——适量？天哪！这根本是天书嘛！什么叫适量？”他瞪着桌子上的盐和味精，苦思良久，最后终于决定放一匙的和一小匙的味精。“这样大概可以了吧！——然后将材料充分混合之后立刻起锅……”

第二章

东方会的崇焕然不会笑，可是张旖欢的崇焕然会笑，而且笑得真心、笑得幸福。

崇焕然离开东方会是在丫丫、咚咚出生之后，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和一家人同享天伦之乐，张旖欢便死了。

那两个小女孩长得一模一样，她们最明显的特徵并不是那两张完全相同的脸孔，而是和她们的母亲雷同的神韵！

没想到，她们会和“她”那么相像！

“她们叫什么名字？”她沙哑地问着，双眼睁睁地注视着那两个可爱的孩子。

“大的叫“丫丫”，小的叫“咚咚”，男孩子叫崇宝，他们还没下课。”斐珞面不改色地回答，对东方梦远情绪上的波动视若无睹。

丫丫和咚咚正和其他的小朋友一样，排着队等上娃娃车。她们手牵着手的样子令东方梦远不由得怜爱地轻轻微笑。

“真的和当年的“她”很像……”斐珞当然知道她口中的“她”指的是谁，“她”是崇焕然的妻子张旖欢。

崇焕然当年从台湾到香港打天下，加入东方会，成为老东方手下的第一员大将，受到东方会上下的敬重，甚至连当年的小东方也相当崇拜他。

当年谁都知道东方会的崇焕然身无牵挂，什么都不怕，什么都诱惑不了他。那时候的崇焕然够狠、够种、够胆！小小一片香江天下几乎全被他和葛无忧所掌握！可是没有人会料到，他几次回到台湾之后，竟爱上了一个没没无闻的张旖欢！

崇焕然为了张旖欢退出江湖，崇焕然为了张旖欢不顾一切和东方会几乎割袍断义！

可是没有人知道张旖欢是什么人？长得什么样子？是做什么的？有什么魅力能让崇焕然如此深爱不悔？东方梦远会来台湾，为的就是张旖欢。当年她是满怀不服气和不服输来到台湾的。

她和斐珞是东方会里唯一见过张旖欢的人；可是当他们回到香港，却对这件事只字不提。

他们没说，是因为张旖欢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——张旖欢不是什么天仙美女，更不是什么魅力四射的绝色美人；张旖欢是个盲人，她是个什么都看不到、而且平凡无奇的女子！

张旖欢唯一说得上吸引人的是那抹微笑，那抹清新得彷彿微风的笑容。

他们看到崇焕然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呵护，他们看到崇焕然温柔的另外一面，他们看到崇焕然也露出与她相似的笑容。

东方会的崇焕然不会笑，可是张旖欢的崇焕然会笑；不但会笑，而且笑得真心、笑得幸福！

崇焕然离开东方会是在丫丫、咚咚出生之后的事。那时候开始，他使立誓再也不涉足江湖；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实现诺言和一家人同享天伦之乐，

张旖欢便死了。

那是两年前的事了……“小姐！”东方梦远征了一下才轻轻地吁了口气，自回忆中清醒。“没事，我只是想到过去的事罢了。”娃娃车自他们的面前开过，两个孩子坐在车上向外看，那明亮的大眼充满信心。

“喂！”一道小小的影子挡在她的面前。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凯罗抬起头，一个小男生一脸肃穆地站在她的面前。说：“我在捡垃圾。”“为什么要捡？反正过几天放假，这里又是一样脏了！”小男生侧着头打量她。

“你看起来很糟。”“是吗？”凯罗摸摸自己的脸，再看看手上的一大袋垃圾。“那大概是因为我真的很伤心吧！”“为什么要伤心？”小男孩在她的身边坐了下来望着她。“因为捡不完垃圾吗？又不会有人骂你。”“我知道不会有人骂我，可是你不觉得这么漂亮的海滩弄得这么脏，实在很令人难过吗？”一只小小的寄居蟹从他们的脚边爬过，她将它抓了起来放在男孩的手上。

“你看，它们也有生命，海就是它们的家，如果有人把你的家弄得这么脏，你会不会难过？”男孩点点头。“当然会啊！可是这又不是你弄脏的。”

“虽然不是我弄脏的，可是我还是难过啊！”凯罗耸耸肩，望向无边的大海，说：“我常常到海里去看这些海洋里的生物，它们比人好多了，海洋就像我的另一个家一样。”“真的？”男孩的眼睛亮了起来。“那你一定很会游泳喽？”“嗯！”“那你可不可以教我？”凯罗笑了起来，小男孩兴奋的样子和几分钟前那种严肃的小学究完全不同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崇宝，崇拜的“崇”、宝物的“宝”。”崇宝边说边像绅士地伸出他的腿。

“我知道，我就是要她来。”“你“要”她？”崇焕然这才显出有兴趣的样子。“那个女人会剥了你的皮。”“我高兴。”葛无忧还是笑，那种笑容别具情意。“就算她真的会剥了我的皮，我还是高兴！”崇焕然轻轻地蹙起了眉。

“你如果敢陷害我……”他低声警告：“我会对你做什么，可不敢保证！”“何必这么固执？当年你不是满欣赏她的吗？”葛无忧耸耸肩，语气中有点酸味。

“我觉得你们两个倒是顶合适的。”“你存心陷害我？”“可以这么说。”崇焕然坐直了身子，脸上的表情严肃起来。“我最恨人家陷害，尤其是这种陷害！”“我已经做了。”他居然还是那一脸无所谓的表情。“随便你要怎么样，我都不在乎，也毫无怨言。”“你……”“葛叔叔！”双胞胎冲了进来。“我们的飞机呢？你答应过的！”葛无忧对着崇焕然挑挑眉，笑一笑，蹲下身子摸摸两个小女孩的头，亲切无比地说：“早就准备好了，在你们的房间里。”孩子们欢呼一声，便直接奔进自己的房间；葛无忧含笑看着她们。“这也不算陷害，我只不过希望我的乾女儿和乾儿子有个妈罢了。”“可惜你没问过我。”崇焕然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一声闷雷。

“问过了，也就没希望了。”葛无忧潇洒地坐在崇焕然的身边，搂着他的肩说：“我现在走出门，立刻会被乱枪打死，你忍心这样对待你唯一的兄弟？”“如果他该死的话！”葛无忧大笑起来。“你不觉得你的反应太强烈了吗？对一个不打算再娶的男人来说，你可真是紧张！”“我希望你现在就去死！”

喂！”阿俐轻轻地叫了起来。“美女耶！快看！”可以被房俐华称之为美女的女人，这世界上实在不多了。凯罗和若星都立刻回过头，这时对街的车上下来一个一身银色妆扮的女子，那豪华的轿车和她那一身的打扮，在这小

镇上简直可称之为“强震”了！

“是很漂亮。”若星点点头。“和曼莎菲有得拼了！曼莎菲是我所见过最美的女人，她是第二个。”凯罗细细地看了那个女子几眼，不得不承认她的确是相当的引人注目。

那女孩子浓眉大眼，配上标准东方美人的瓜子脸，实在有股说不出来的味道；她看起来并不秀气，却也不流于艳丽，那种淡淡的骄傲气质，显然身分高人一等……“去演‘东方不败’简直是最佳人选！”阿俐忍不住赞叹。

凯罗点点头。“真的很有那种味道！”“什么‘味道’？”阿俐一脸正经地问道：“你啃过东方不败？”她们先是一怔，还没反应过来，阿俐已经一脸的狡猾溜之大吉了。

“房俐华！”她们同时又好气、又好笑地吼了起来：“回来！”阿俐朝她们扮个鬼脸，便往对街没命地跑了过去。

“惨了，她的疯病又发作了，每次见到俊男美女就这个样子。”若星捂着脸，根本不敢看结局。

凯罗乾笑两声，猛然拉住了若星。“快溜啊，这时候可不能认识她，逃命要紧！”“喂！”阿俐冲到了对街和美丽绝伦的‘东方不败’面对面，她的眼角余光却看到凯罗与若星像见了鬼似的溜走，她焦急地大吼起来：“你们两个太不够意思了啦！”一直站在车边的斐珞有礼地看着她。

“小姐，有什么事吗？”房俐华不理他，定定地看着那张她梦寐以求的小说面孔，然后张口结舌地说：“呃——我是星探，刚刚那两位是我的同事。我们都觉得这位小姐非常适合来演我们即将开拍的 xx 戏的女主角，所以我想知道我可不可以和她谈一谈？”“……”

第三章

“喂，你话不讲理？我以为你想自杀，好心好意跑来救你，居然逗被你骂，太不公平了吧？”崇焕然大叫。

“要公平？那你就去找上帝来淹死我。”凯罗气呼呼地瞪着他。“谢谢你，大近视先生！可以了吧？”

凄冷的海边，什么人都没有，暗蒙蒙的一大片海洋，依稀只看到点点的渔火及声声更凸显海的寂静的海浪声。当初崇焕然会选择住在这里，所为的就是这份安宁，他这大半生花在枪林弹雨的时间太多了。

唯一令他遗憾的是旖欢的死……旖欢死在湖中。他们当初之所以会选择住在湖边，是因为湖连着河流，他可以直接从海上坐船回去，那是最快速的回家方式；他从来不想让旖欢等他，可是旖欢的死居然还是为了等他！

旖欢爱海、爱水，没想到她竟也在自己最喜欢的地方死去。

那一夜风狂雨骤，他的船误点了，旖欢为了等他，不慎失足落到湖里，等到他的时候，她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！

就像是最荒谬的情节一样，在湖上迎接自己的居然会是爱妻的尸体。

没有呼天抢地的悲痛，也没有欲生欲死的哀伤，崇焕然只觉得整个人都麻痹了。当他看到旖欢躺在湖面上的那一幕时，他只感觉天地都为之变色，

一直到现在，他眼里的世界都依然荒谬麻木。甚至，他认为爱情是全世界最可笑的谎言。

他实在很想痛哭一场！

可是泪水却无论如何都流不出来。仿佛他坚持着什么似的，即使在最安静的地方、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依然无法落泪。

他对旖欢的爱是至死不渝。如果当初不是旖欢为了不拖累他而偷偷跑到美国去受盲训，连地址电话都不留给他，他根本不会到香港去发展；他会心甘情愿的留在台湾陪着旖欢终老一生，和旖欢做一对最最平凡的夫妻。

在那几年间，他拼命的工作、赚钱，将所有的钱都拿去请人找寻旖欢的下落；好不容易找到了旖欢，她却怎么都不肯见他、和他在一起。在旖欢的心里，她只觉得她对他来说是个累赘，她觉得她不能拖累他、不能嫁给他；她还说她要当修女，他一生最爱的女人竟然说要当修女！

他只好将她绑回台湾。

在他的生命中，什么都可以没有，就是不可以没有旖欢。

他们足足僵持了一年。到了最后一个月，他索性什么地方都不去，什么事都不做，每天守着她；旖欢终于心软答应了他的求婚，就这样他们结成夫妻十年。

那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十年！

起初崇焕然在东方会的地位并不重要，他不过是东方会里一个小小的头目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旖欢和他在香港住了两年，直到她怀孕，而此时，他的事业也开始飞黄腾达。

旖欢坚持孩子要生在台湾，长在台湾，所以他们在台湾找了个家。本来，崇焕然考虑要到台湾发展，可是旖欢知道他当时是舍不得东方会的一切，所以旖欢坚持要他留在香港发展，于是他们便做了一对分隔两地的夫妻。

那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。

后来，他们有了三个孩子。旖欢喜欢小孩，她说她要生一打的小孩给他；她说她什么都不会，至少她可以为他生孩子……旖欢……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，一波按着一波，像接力赛跑一样，不断地涌着，像过去的记忆、也像过去的声音——这一生忘得了旖欢吗？或者可以找到和旖欢一模一样的女人？旖欢也是双胞胎，她还有个妹妹张旖信。她们就像绝大部分的双胞胎一样，脸蛋、体型很像，但个性却截然不同；旖欢温柔贤淑，旖信却暴烈如火；旖欢喜欢安静的生活，旖信没听到人声和车声就几乎活不下去。

完全相同的面孔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；旖欢死的那一夜，旖信突然冲到他们家，时间只比他晚了几分钟。而旖信那尖锐的惨叫声在他的耳畔呼号了整整一年。

一年了，旖信不曾在他家出现过，甚至连电话都很少打。他搬到这里来的时候，曾通知过她，当时旖信哭着对他说，一年来她觉得自己像是死了一半，看到镜子都会忍不住痛哭……令人讶异的是，当他转到这番话，他的心里却是高兴的！旖欢是不是也觉得自己还有另一半是活着的？旖欢是不是藉由旖信的伤心而活在他们生活之中？很荒谬、很自私，却无法不这么想……事实既然不能改变，那么就原谅他的幻想吧！

崇焕然深深的叹了口气；他出来已经很久了，孩子们也都该睡了吧！他想起下午崇宝说要学潜水的事，不禁又蹙起了双眉；他该如何让他的孩子们明了，他们是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；他无法忍受他们再接近水——再接近

造成他们的母亲死亡的地方！

他站起身子，想要大海给他一个确切的答案。

不远处，在月亮的下方有个人——他一怔！在月亮下方的海里居然有个人正缓缓朝海里走去！

“喂！”崇焕然猛地朝那个方向冲过去，海风却将他的声音吹散；那个人还是执意往海里走，而且已经越走越远了……“喂，站住！”他大吼着，并追了上去，但却眼看着那个人已经没入了水里——“喂，你站住！”等他冲到海岸时，已经不见人影了……“天啊！”崇焕然拼命地往海里冲，海浪将他的衣服全都打湿了；海流的力量相当强劲，他踩在脚下的沙地越陷越深，他几乎无法站着呼吸。那个人恐怕已经漂流到不知名的地方去了！

他气愤地将双手朝海水一拍。

“该死！”当年他救不了旖欢，现在有人在他的面前自杀，他同样救不了他。

他仰天狂吼：“你真该死，为什么这样对我！”海天寂寂，居然连浪潮都像在讥笑他的无能似的，变得安静起来！

崇焕然努力在原地保持着找寻的姿态。如果那家伙命不该绝就会漂回他的身边；可是海流的方向却令人灰心，现在是退潮的时候，海流只会将一切不该留下的全部带走，什么也不留……他黯然地垂下头……“喂！”海中央突然冒出一个人，而且没好气地朝崇焕然大吼：“你鬼吼、鬼叫什么？”他怔怔地看着自海中冒出来的人，一时愣得说不出话来。“你……”“我什么？”凯罗没好气地将潜水镜和呼吸管拔掉，瞪着他。“我本来已经快潜下去了，又听到你鬼叫鬼叫的，只好爬上来，你叫什么？以为我自杀啊？莫名其妙！”崇焕然借着月光看清楚眼前的人——她是女人，湿淋淋地自海中冒出来的样子真吓了他一大跳，而且她还——还这么理直气壮的！

凯罗扫兴地往岸上游，口中不断嘀咕：“真要命，现在游回去，不累死才怪！”“喂！你讲不讲理？我以为你想自杀，好心好意跑来救你，居然还得接受这种待遇？”崇焕然终于回过神来。“这太不公平了吧？”“要公平就去找上帝淹死我。”凯罗气呼呼地停了下来，瞪着他。“谢谢你，大近视先生！难道你看不见我这一身的潜水装吗？我看起来像是要去寻死的吗？很遗憾，没满足你伟大的情操，要不要我现在跳下去喊救命？”“你……”“算了！”凯罗泄气地挥挥手，很乾脆地说：“是我不对，是我太没礼貌了，我道歉，对不起！”崇焕然又愣了一下。“什么？”“什么‘什么’？”凯罗无奈地看着他。“好像我一天到晚在跟人道歉似的，我说‘对不起’！还要再听一遍吗？”“那倒不用。”他慢慢地走回岸边。凯罗比他先到，她将氧气筒往地上一扔，便坐了下来，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咕哝着：“要命！”他有点愧疚，也开口道了歉。“抱歉，我没看清楚，害你潜不成水。”“无所谓啦！反正我天天潜，少潜一天也不会死。”崇焕然忽然又想起崇宝说的话，他讶异地看着她。“你住在海滩的另一头吗？”“是啊！”“你是魏小姐？”这次，凯罗和他一样讶异。“你怎么知道我是谁？”崇焕然苦笑着，在她的身边坐了下来。“久仰大名。”“什么意思？”“我是崇宝的父亲。”凯罗的眼珠子突然放大了几十倍。“这么巧？崇宝是你儿子！”“嗯！他已经跟我提过你答应要教他游泳的事了。”从他的脸上，凯罗看不出有什么感激之意，使她有股莫名其妙的感觉。

“怎么？你不想让他学吗？”崇焕然盯着大海，涩涩地说：“海洋夺走许

多的生命。”为了这句话，凯罗狂笑了二分钟之久。“马路上天天死人，你不要教令公子飞行术？”“我知道因噎废食是很可笑的。”他艰涩地回答：“并不是我不想让他学，我只是觉得……”“你没有必要向我解释什么。”凯罗挥手说：“如果你想让他学，就让他来找我；如果不想，也就算了。解释什么呢？我并不是非教不可的。”“你很简单。”“讲话讲清楚一点。”凯罗笑着站了起来。“是我做事的方法很简单，不是我很简单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”她说，一面将器材提起来。“就这样啦！我还会在这儿待一段时间，如果你改变了主意，就让崇宝里找我吧！再见。”“我送你……”凯罗笑了笑。“不必了，我认识路。”崇焕然看着她的背影。“魏凯罗……”他竟淡淡地笑了起来，这样的女子真的很少见……

“不要那么多废话了，照我所说的去做！”老东方不耐烦地说着：“趁梦远还不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赶紧办好它，要是等她回来了，她一定会跟我唱反调的。”“可是少主……”“我就是不要她知道！”各堂的堂主为难地面面相觑。老东方这一、两年虽然不管事，但是威信还在；东方会原本就是他一手创立的，现在他说要解散，他们听也不是、不听也不是。小东方若在，她是绝对不会答应的，如果他们现在听了老东方的话，等小东方回来，一定会责怪他们不尽责的！可是不听的话，老东方发起脾气来，可是和小东方一样的可怕。

“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老东方生气地拍了一下轮椅。“我才不管事两年，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？难道我说的话不比那丫头中用吗？”“不是的。”青龙堂的堂主低声下气地回答：“我们只是怕少主人回来会怪我们的，东方会几十年的基业得来不易，说解散就解散实在很可惜，少主也不会同意的。”“我当然知道那丫头不会同意！”老东方咕哝地说着：“就是因为她不会同意，所以我要趁她不在香港的时候解散东方会；如果她会同意，我还用等到现在吗？”“为什么要解散？”各堂主不约而同一起问：“龙头，当年大夥儿拼死拼活一起打天下，那份艰苦，你也是知道的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这一大片的基业，我们为什么要解散？”老东方看着这群几十年来和自己出生入死的弟兄，不禁深深叹了一口气，他们是有权力知道的——东方会虽然是他一手创立的，可是他们每个人都曾立下汗马功劳，即使他交了棒子让女儿主持大局，他们也没说过任何反对的话，而且对女儿的忠心和过去对他的是一模一样。

他又轻轻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知道这对你们很不公平，你们为了东方会都卖了很多年的命了；我也知道我很自私，如果今天梦远是个男孩子，我是不会做这个决定的。”“但是少主比大男人还有能力啊！这几年来，她强势的作为，没有辱没了东方会的威名，她领导我们做得很好！”他们一致回答：“现在我们和警方的关系比以前更好了，东方会已经是香港的第一把交椅，我们不觉得少主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！”“我知道她做得很好，甚至比我这把老骨头都还要好；就是因为她做得好，所以我才要解散。”老东方苦笑起来，继续说：“她再怎么说是个女孩子家，成天和黑社会的人混在一起，会有什么前途？她的脾气你们也知道，她是不会服输的。而现在的环境不比以前……”他轻轻地叹息。“以前我们拿着西瓜刀砍人，现在人家是拿着AK-47对着我们，时代已经不同了……”老东方说的话是实情；黑社会的确变了，以前大家讲究的是‘义气’，现在讲究的却是“财气”。东方会里的人虽然都

遵守着几十年所留下来的传统在做事，可是外面的世界却已经面目全非了。

“我老了！”老东方微微一笑，拍拍自己的腿，说：“也早已经不中用了！以前梦远出什么事，我都还保得住她，现在我都得靠她来保住我这条老命了。香港越来越复杂，有太多人在门口等着吃掉东方会，我已经保不住任何人了，梦远是我唯一的女儿，再怎么，我都得为她着想。”他们都静静地垂着头，什么话也不能说；因为他们也老了，如果东方会没了东方梦远，那么他们又能做什么？“如果崇焕然和葛无忧他们都在，那龙头就不必担心了……”白虎堂的堂主摇摇头叹息，说：“以前有他们三个年轻人在的时候，东方会的气势是不一样的。”他们都同意这样的说法。当年崇焕然、葛无忧和东方梦远的确是东方会的金三角；崇焕然是一条铁铮铮的汉子，只要他出面，每个人都得卖他三分面子；葛无忧擅于使计，他要的东西，从来没有弄不到手的；而东方梦远则是交际一流，她上九流、下九流全都有办法打通关节。他们三个合作，简直无坚不摧！

“当初我打的也是这种如意算盘。”老东方苦笑，无奈地说：“崇焕然、葛无忧再加上梦远身边的斐珞，有他们三个人在，我就可以放心退休了；如果崇焕然或葛无忧任何一个人娶了梦远那更好，谁知道——人算不如天算……”“说不定这次少主可以把他们都带回来啊！”突然有人又再度燃起了希望。“以少主的能力不是不可能的，更何况，崇焕然的老婆不是死了吗？当年我看他们两个简直就是天生一对，现在少主去了台湾，说不定……”“说不定什么？把崇焕然娶回来？”老东方翻翻白眼，说：“你们这群老顽固！解甲归田，回家含饴弄孙不是很好吗？我说一句，你们就做一句，哪来这么多的‘说不定’？”“龙头，我们……”“别说了！”老东方扳起脸孔，不悦地说：“要是你们还真心当我是你们的龙头，那就照我所说的去做！”他锐利的眸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，然后用着严肃的口吻说：“我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时间去办这件事；还有，如果让我知道是哪个多嘴多舌的将这件事传到台湾去，我绝不会顾念咱们几十年的交情！知道吗？”他们无奈地面面相觑，这件事似乎已经势在必行了……

“葛无忧！”斐珞的这一声，不见热络，也不见亲切，当然也没有敌意。

葛无忧闻声，连身子都不转，依然潇洒地倚在吧台上，从容地说：“少主呢？怎么会派你来见我？我还以为她很急着把东西弄回香港去呢！”斐珞在他身边的高脚椅上坐下来。“她要我带你去见她。”“还是这么高姿态！”葛无忧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，语带含糊地说：“我为什么要去见她？我是东方会的叛徒耶！去见她不是自找死路吗？当然应该是她来见我才对。”“她要我带你去见她。”葛无忧终于转过头看着他。和斐珞认识已经十年了，他们是一起出来打天下的，到了后来，斐珞奉命保护东方梦远的安全之后，他们便很少见面；就算是见面，他也只是像个“忠仆”一样的守在东方梦速的身边。

斐珞的“奴性”真的很重，葛无忧简直不敢相信现代还会有他这种人存在！斐珞完完全全忠于东方梦远，对她的话，真是奉若圣旨。

“我真的很怀疑，你的脑袋里除了她说的话之外，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東西？”葛无忧笑着打量他的脑子，诧异地问：“那里面完全没有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吗？”“当然有！如果有人怀疑这一点，我现在就可以证明。”斐珞冷冷地回答，并且摆出一副要逼葛无忧就范的架势。

“你不可以打我。”葛无忧笑了起来。“东方梦远只叫你带我去见她，可

没叫你把我揍一顿。”“你到底去不去？”葛无忧看着斐珞那充满坚定的表情，不禁觉得好笑。“当然不去啦！老兄，这还用问吗？”斐珞站了起来，手还没动，葛无忧已经笑出了声音。“别冲动啊！拿枪指着我的头是没用的；除非你打算当场就把我打死，要不然就别用它。”他还是那副悠哉的神情。

“当然啦！那东西你们也永远别想带回去了。”“你以为我不敢？”“我不必“以为”。”葛无忧挑挑眉，无所谓地说：“我只要“知道”就够了。”“葛无忧！”斐珞显然气极了。

“把我祖宗八代叫出来也没用的。”葛无忧终于起身伸个懒腰，拍拍桌上，指着酒杯说：“这杯酒你请客吧！我走了，要见我，叫她自己来。”“不跟我去见她，你就别想走。”斐珞挡在他的面前，表情冷酷，说：“我不想跟你动手。”“我也不想。”葛无忧耸耸肩，往门外喊着：“丫丫、咚咚，我们回家了。”他向斐珞微笑并眨眨眼。“别在小孩子面前动粗，尤其是崇焕然的小孩子面前。”“葛叔叔！”两个小丫头快乐地冲了进来。“我们要走了吗？再一下子行不行？”她们在这两个大男人之间站定，丫丫好奇地打量着斐珞。“他是谁？”葛无忧笑得很开心。“这是斐叔叔，叫人啊！”“斐叔叔好。”两张一模一样的脸孔，异口同声地向斐珞行了个礼，并嗲声嗲气地说：“斐叔叔要和我们一起回家吗？”葛无忧看着斐珞阴晴不定的脸色，故意说：“你们自己问他喽！”咚咚抬起头，小声地说：“我是咚咚，斐叔叔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回家吃爸爸做的菜？爸爸说今天他要作乞丐鸡。”“是“叫化鸡”啦！”丫丫调皮地扮个鬼脸，说：“不过，一定不好吃，如果斐叔叔也去帮忙吃，我们就不用吃太多了。”被两个小女孩将军还是生平第一次；可是面对她们可爱的模样，斐珞却一点脾气也发不出来。

斐珞蹲下身子，温柔地看着她们，口气异常地亲切。“斐叔叔今天不能去，改天再去好吗？”她们俩乖巧地点头，一人一手地拉住葛无忧的衣角，说：“那我们回去了，斐叔叔再见。”葛无忧耸耸肩，朝他微笑：“改天见啦！”“你很卑鄙。”“而且下流无耻，去告我吧！”他笑着；牵着两个小女孩大方地走出斐珞的视线之外。

斐珞气愤地立在原地咆哮：“该死！”“喂，先生，你还没付帐呢！”小店的酒保没精打彩地提醒他。“那家伙又赢了，他跟我打赌，今天一定会有人帮他付酒钱。”斐珞抽出一张千元大钞，扔在桌子上，气愤难平地说：“我也跟你打赌，你很快就见不到他了！”

“不能学就不要学嘛！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你爸爸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啊！”凯罗温和地安慰眼前这个赌气的小男孩。他正在沙地上画人脸，然后上面打 xx。“没必要气成这个样子吧！”“他不守信用！”崇宝气愤地将小树枝扔掉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“从以前就是这个样子了！每次都说要回来陪我们，可是他都食言，是他自己说男子汉大丈夫说话要算话的！”“大人的事，你们小孩子有时候是不太能明白的。”凯罗无奈地挥挥手。“我小时候，爸妈还不是每次都说话不算话，可是我还是很喜欢他们啊！有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是故意要骗你们的，只是有很多事是没办法的啊！”“我才不信！”崇宝气得叫了起来。“妈妈以前都说爸爸最厉害，这世上没有他做不到的事；可是他每次都食言，他不是做不到，他是不想做！”“不是的，我刚刚不是才说，有些事小孩子是不会明白的吗？我……”“我明白！因为妈妈掉到湖里死掉了，所以他才不让我学游泳。”崇宝哭着吼道：“可是我要学！如果那时候我

会游泳，那妈妈就不会死了。妈妈什么都看不见，又不会游泳，所以她才会死掉！”凯罗怔怔地看着他，崇宝抱着膝盖痛哭的声音里全是伤痛。

“我有听到妈妈的叫声——跑去的时候，妈妈已经掉到湖里头了；我想救她，可是我不会游泳，贵姨又不在家——如果——如果我会游泳，那——那妈妈就不会死了……”“崇宝……”凯罗轻轻地扶起男孩的脸，说：“那不是你的错，你那时候还很小，就算你会游泳也没用的，知道吗？妈妈要是知道你有这分心意，她一定会很开心的。”“那有什么用？妈妈已经死了！”崇宝用力地吸吸鼻子，他想止住哭泣。“我知道那不是我的错，可是我要学游泳，我一定要学！将来如果还有人掉到水里去，那我就可以救他们了！”凯罗点点头，说：“好，我一定教你。”“可是我爸爸不让我学。”崇宝黯然地垂下眼，好不容易忍住的眼泪，又掉下来了。

“我会去跟他说的，我叫他让你学好不好？”凯罗替崇宝拭去泪水，微笑地看着他。

“还哭！男孩子哭成这个样子，很难看的！”他连忙擦擦脸，满手的沙泥将他的脸弄得脏兮兮的，看得凯罗忍不住大笑。“你看看你弄的！”“什么？”男孩莫名其妙地望着她。“怎么了嘛？”“你自己看！”凯罗将太阳眼镜放在他的面前，在小小的镜片反射出他的样子。

“像不像泥人？”崇宝瞪着她，很不满意地嘟起小嘴说：“你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？”“同情心？哦——我没钱的时候把它卖掉了！”他斜睨着她的笑容，突然出其不意地将手往她的脸上擦……“崇宝！”凯罗尖叫着，然后躲开。

“谁叫你取笑我！”崇宝终于破涕为笑地追着她，喊：“我也要把你弄脏！”“不可以，崇宝！”凯罗笑着躲开他，却不小心撞上了后面的人。“哎呀！对不起！”“没关系。”凯罗抬头一看。“你……”在他们身后的竟是在街上遇到的东方不败。

“东方小姐……”东方梦远意外地看着她。“你怎么认识我？”“那天我们在街上见过，我的朋友很冒失。”凯罗无奈地耸耸肩。“其实她根本不是什么星探，阿俐只是好玩而已，她是文字工作者。”“我知道。”东方梦远无所谓地回答，目光盯在一旁的崇宝身上。“看得出来，她不是她所说的身分。”崇宝被东方梦远看得有点不自在，不由自主地躲到凯罗的身边。凯罗讶异地说：“你们认识吗？”东方梦远微微地点个头。“你是崇宝对不对？”崇宝怔怔地看着她。“我不认识你啊！”“可是我却认识你。”梦远看着他那张肖似崇焕然的脸孔。“我和你爸爸是好朋友，你爸爸没对你说过吗？我是东方梦远，你该叫我东方阿姨的。”崇宝还是摇摇头。“没有。”凯罗看着眼前这个女子，她看起来真不像是黑社会的人，可是复姓东方的人实在不多……真会这么巧？“东方小姐是来找崇宝的父亲吗？”“可以这么说。”梦远的眼光仍停留在男孩的身上，她温和地对他开口：“崇宝，你回去告诉爸爸，就说东方阿姨来了，想见他一面，可以吗？”崇宝考虑了一下。“就这样跟他说？”“对。”崇宝抬起头，为难地看着凯罗。“可是我昨天跟他说，我以后再也不要和他说话了，那我这样算不算是食言？”凯罗英说：“当然不算啦！又不是你自己要说的，是人家托你说的嘛！更何况你怎么可以不跟他说话？他是你爸爸。”“他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跟他说话！”崇宝固执地抬起下巴；那神情看在东方梦远的眼里，却有说不出的感觉……他们父子的神情怎么这么相似？过去这固执的神情，不也总是出现在崇焕然不服输的脸上吗？“他会答应的。”

凯罗拍拍他的头。“回去吧！过两天我就去跟他说。”崇宝显然不怎么乐观这个建议，他低下头，又在沙地上胡乱画着。“我还不回去……”“不听教练的话？”男孩立刻泄气地点点头。“好啦！回去就回去嘛！”他看着她，用着认真的口气说：“你明天还来不来？我下课的时候来找你好不好？丫丫和咚咚都想认识你耶！”“好！”凯罗笑着推他。“去啦！明天我会来的，顺便请你和妹妹们到家里去吃冰淇淋，可以了吧！”“耶！”崇宝高兴得跳了起来。“谢谢教练，我现在就回去了！”她们目送崇宝快乐地奔向海岸上，两个人的脸上始终都挂着笑意。

东方梦远转过头来，仔细地打量着这个让崇宝服服贴贴的女子——凯罗大方地接受她的眼光，索性转个身朝她笑了笑。“还满意你所看到的吗？”“还没有请问贵姓大名。”“凯罗，魏凯罗。”“愿意走一走、喝杯茶吗？”“当然。”凯罗答应得很爽快。

第四章

东方梦远一个人领导东方会的确有些累了。她很清楚，她已经渐渐支持不下去了；不但有‘虎帮’的人对她虎视眈眈，就连自己人也要起内讧了……她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将崇焕然和葛无忧带回香港呢？

崇焕然整天都在想着那天夜里见到魏凯罗的情形。

她在水里猛然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刻，他真的以为自己见到天使——一个海中的仙子！

这是个很可笑的念头。

一个活生生的人会被他误以为是天使，更何况魏凯罗当时脸上的神情，可一点都称不上是温柔婉约。

他一定是压力太大了！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，过着与过去完全不熟悉的生活是有些辛苦的；或者他就像是葛无忧所说的，太久没遇过男人的“正常”生活了。

可是他却控制不了自己的想法，控制不了自己的思绪……“崇焕然先生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”葛无忧懒洋洋地在他的面前扬扬手，说：“神游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“因为你所说的，实在不是我想听的。”崇焕然收回心神，不太自在的回答：“我不想知道的，当然就听不见啦！”“你可以不想听，可是却不能不去面对。”“为什么？你和东方梦远之间的恩恩怨怨，没理由要我当和事佬。”葛无忧怔怔地看着他。“原来你真的没在听我说话！”“是啊！”崇焕然不耐烦地站了起来。“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干脆一次说个清楚行不行？”“爸！”这时，崇宝走进门来，不太情愿地唤了一声：“我回来了。”崇焕然开心地走到客厅，迎向他。

“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跟我说话了！”“有位东方阿姨叫我传话给你。”崇宝避开他的视线，咕哝着：“而且我师父说，不可以不跟你说话。”“东方阿姨？”崇焕然看了葛无忧一眼。“她说什么？”“她说，她想见你一面。”“你在什么地方遇到她的？”崇焕然紧张地问。

“在海边啊！我正在和我师父说话的时候，她就突然来了。”“你师父又是谁？”崇焕然微微蹙起了眉。

“凯罗啊！”“魏凯罗？”葛无忧吹了声口哨。“那她和东方梦远不是碰个正着了？”崇焕然有些紧张地等着儿子的回答。小东方的厉害，他们可是一清二楚，魏凯罗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她的对手。

“听师父说，她们好像早就认识了。”“早就认识了？”这下连葛无忧也吓了一跳。“怎么可能？”“我不知道啊！”崇宝厌烦地看着他们。“认识就认识嘛！紧张什么？我师父又不会欺负那个东方阿姨。”他们当然不怕魏凯罗欺负东方梦远，怕只怕是东方梦还会欺负魏凯罗。

崇焕然转个身，面对葛无忧，说：“是你闯的祸！你自己去收拾残局！”“我有什么办法？小东方如果真要对她怎么样，我阻止得了吗？我自身都难保了！”“你……”“你们在说什么啊？东方阿姨为什么要对我师父怎么样？”崇宝愣愣地看着他们大为紧张的神色。“我师夫人很好耶！她还说要来找爸爸呢！”“来找我？”崇焕然有点莫名其妙。

“对啊！她说要来跟你商量让我学游泳的事。”“精彩！”葛无忧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。

“凯罗怎么还不回来？”若星焦急地往外看。“她已经出去很久了……”“你紧张什么？她又不会丢掉。”阿俐趴在地毯上，研究那堆她找回来的资料。

“过来看看嘛！真的是那天在街上看到的绝世美女耶！”“就是这样我才紧张啊！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变成是非之地了；凯罗那家伙一点也不知道死活，万一去招惹了那些人怎么办？”若星浮躁地来回踱步。

“拜托你好不好？这个客厅就这么一点大，你来来回回的测量，它也不会变大一点的啦！”“你好像一点也不紧张？”若星终于不安地坐了下来。

“紧张什么？”阿俐悠哉地摇着笔杆。“凯罗又不是三岁小孩子，她会照顾她自己的；更何况我们又不知道东方会的人是来做什么的？说不定人家只是来度假或看看朋友，这有什么值得紧张的？”“可是他们是黑社会的人啊！”“你别这么迂腐行不行？”阿俐叹口气。“黑社会也不是天天拿着枪指着别人的头的！黑社会里的好人多得是，只不过等级和我们略有不同罢了！谁规定每个人都得是一等良民才行？而且据我所知，东方会其实不是什么很恶劣的帮派，算起来他们应该算是很和平的一种帮派了！据说，他们还帮过香港警方不少的忙耶！”“你这也算是安慰吗？”若星无奈地看着她。

“要不然你想怎么样？立刻搬家？太离谱了吧！”“我回来喽！”“凯罗！”若星立刻跳了起来。“我们在这里！”“我当然知道你们在这里，要不然还会在哪里？”凯罗莫名其妙地走了进来。“怎么了？这么想念我？”“若星担心你被黑社会的人绑走了！”阿俐摇摇头，将目光转回到她的资料上。

“我看若星真的已经变成良家妇女了！”“谁要绑我？”凯罗怔怔地看着一脸忧心的黎若星。“不会吧！我这么有身价吗？”“你看看阿俐带回来的资料。”若星将几张照片拿给凯罗看。“那天，我们见到的‘东方不败’，她是香港黑社会帮派的人。”“哇，阿俐！你真是神通广大！这种东西你都能弄到手！”凯罗兴奋地看着照片上的人，虽然照得不是很清楚，可是相片上的人是东方梦远准没错。

“我刚刚才和东方梦远喝完茶回来呢！”“什么？”她们异口同声地嚷了

起来。“你和东方梦远去喝茶？”“反应太激烈了吧！我只不过是和她去喝茶，又不是加入黑社会，你们两个这么紧张做什么？”凯罗耸耸肩。

阿俐从地毯上跳了起来，兴奋莫名地抓住凯罗。“然后呢？你们为什么一起喝茶？你们谈了些什么？她是个怎么样的人？”“没什么啊！她来找一个朋友，我正好认识她那个朋友的儿子，所以我们就聊一聊喽！”凯罗又耸耸肩，然后坐在沙发上仔细地看着阿俐所带回来的资料。“你哪弄来的？”“我老公开了家经纪公司，你忘了？香港的黑社会和演艺圈简直脱不了关系。”阿俐的双眼突然绽放着光芒。“多说一点嘛！你们都谈了些什么？别卖关子！”“真的没什么嘛！大部分都是她问、我答，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，我和崇宝认识也没多久。”“崇宝又是谁？”若星哭丧着脸问道。

“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小男孩啊！”凯罗放下手上的资料微微地叹了口气。

“满可怜的一个小孩子，他们一家四口才搬来没多久，这么小的孩子就失去母亲是很惨的。”“那么东方梦远是来找崇宝的父亲喽？”凯罗这才一怔！

那么那天晚上，她所见到的男人也是黑社会的喽？阿俐沈思地咬着下唇。“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？”“我拜托你们两个好不好？”若星的脸色已经有点变白了。“这种事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管？太可怕了啦！”“我没有管啊！”凯罗冤枉地说着：“我只不过是很巧合的认识了那个小男孩，而且答应要教他游泳而已，这哪算管？”“我也没有啊！我只是好奇，所以找了些资料罢了。”“你们……”若星挥挥手。“我说真的，这件事最好到此为止！”“她实在太胆小了！”阿俐和凯罗对看了一眼。“自从她嫁人之后，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！以前她是连死都不怕的。”“可见嫁人是没有好处的。”凯罗下了定论。

“我抗议！”阿俐举起手。“我没有啊！我还不是和以前一样！”“你变态！”凯罗打趣着。

“你才是！”阿俐跳了起来抓着凯罗直摇。“说我变态……”凯罗也不甘示弱，和阿俐几乎扭打成一团。

在她们互相拉扯中，一叠照片全散在地上；凯罗突然停了下来；照片上有两个男人，全是她见过的----一个是葛无忧，另一个正是崇焕然----那天她所见到的人。

“意料之中的。”东方梦远微微一笑。“我当然知道，他不会乖乖跟你回来的，这没什么！”“另外还有一件事。”斐珞静静地立在一旁。“我的手底下有人见到‘虎帮’的人在这附近出入。”东方梦远蹙起了眉。

“‘虎帮’的人？他们怎么会来这里？”“不知道，不过我想这和我们在台湾恐怕有关系。”“从香港追到这里来了？”梦远思考了三秒钟，虎帮的人一直想除掉东方会在香港的势力，没想到这次他们居然会派人追到台湾来，而且是这么偏远的地方。“他们一定是怕我把崇焕然和葛无忧带回香港。有了他们，虎帮的人就拿东方会没办法了。”“我担心的除了这一点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件事。”斐珞看着她。“我们到这里来，留老龙头一个人在香港，如果虎帮的人利用我们不在的时候对他不利，那……”梦远烦躁地点点头。“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。”斐珞二话不说，立刻走了出去；梦远则将自己往床上一丢，她有种无力感。

她一个人领导这个庞大的帮会的确是有些累了！不能否认的，这次她会决定自己亲自到台湾来，的确是想过将崇焕然和葛无忧全都带回去；可是她也知道这是极不可能的，否则她不会到现在还迟迟没有行动。

她担心她会将一切搞砸，若不是担心这一点，她早就应该行动，而且会速战速决，然后回香港。将老头子一个人留在香港她还真是放心不下……或许该让斐珞先回香港去……东方梦远叹了口气，微微苦笑，这当然也是不可能的；别说现在有虎帮的人对她虎视眈眈，就算没有，要叫斐珞离开她的身边也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斐珞在这一点，他一向十分的坚持。

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她茫然地瞪着天花板问：到底该怎么办？将东西拿到手，然后独自一个人回香港继续维持东方会假象的和平和势力？----她自己很清楚，她已经渐渐支持不下去了，在这种情形下，过不了多久，东方会便会毁在她的手里。

怎么样才能让崇焕然和葛无忧心甘情愿地和她一起回香港呢？到底她要如何才能让他们跟她回香港呢？或许她连自己也骗了！

她知道自己所要的，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……

“这样你明白了吗？”葛无忧一口气将所有的前因后果说得清清楚楚。“东方会对我们算是不错的，如果你还是坚持不肯帮这个忙，那我也没办法了！”“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，把这些事告诉我？”“因为我发觉事情比我想像中的还要严重，如果你不答应，我会立刻离开这里。只要我走，小东方一定会跟着我走；那就不关你的事了。”葛无忧蹙着眉，直盯着楼上瞧。

“我发觉虎帮的人已经跟到这里来了。”崇焕然也微微蹙起眉，如果连虎帮的人都来，这浑水，那这件事恐怕真不好解决！

“孩子们的安全是最重要的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替他们着想。”“当初你为什么想不到这一点？”崇焕然斜睨着他。“当初，你若想到了，现在你就不会把这烫手山芋往我的身上丢了。”“你现在要和我算帐？”“不行吗？”葛无忧撇撇嘴。“这么小气？马有失蹄、人有失足，我失算一次也不算是什么滔天大罪！”崇焕然叹了口气，心想：如果不帮这个忙，显然他大忘恩负义；老龙头当年对他不错，颇有将衣钵相传的味道。他坚持要走的时候，全东方会也只有他和葛无忧是赞成的。

现在老龙头有难，他如何能袖手旁观？可是孩子们呢？在报恩的同时，他能拿孩子的生命安全开玩笑吗？“这件事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结束？”“大概两个星期吧！我答应老龙头的时间也只有两个星期。”“两个星期……”崇焕然躺在凉椅上闭目沉思。两个星期并不长，只要能拖过这两个星期，一切也就算大功告成了。问题是，他们会罢休吗？“虎帮的人既然已经追到这里来了，很显然，他们就是要小东方的命；小东方要是知道了，也一定会要了我们俩的命，两个星期就真的可以结束一切了吗？”“我就是考虑到这一点。”葛无忧一向潇洒的眼眸，第一次出现忧虑。“虎帮的人想并吞东方会已经很久了，当年我们和他们也结下不少梁子，我就怕他们这次打算将我们一网打尽。这些家伙可不怎么听得懂人话的。”“我总觉得你担心的并不止这些？还有什么其他我不知道的事吗？”葛无忧无奈地笑了笑。“我当然也担心老东方，他现在一个人，而且行动不便，如果这件事真有什么令我放心不下的，大概就是他了吧！”“既然是这样，我想袖手旁观大概是很难了。”崇焕然感慨地说：“希望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。”“孩子们怎么办？”“先送他们到旖馆那里去。”“崇宝不是不喜欢见到旖馆吗？”“他是不喜欢，但是现在也顾不得他喜不喜欢了。”崇焕然只有淡淡地笑笑。“幸好我只需要让他们在那里待两个礼拜，过几天他们都放假了，我就送他们过去。”

清晨的小海港，渔人们的吆喝声将宁静的空气打破，淡淡的盐味和鱼腥味四处飘散着；大小的鱼船在海港中进出，有些是完成了一夜的工作回来，有一些则是刚要开始一天的辛苦。

凯罗坐在海港边的栏杆上静静地看着这一幕。她总觉得他们的生活简单却又丰富，没有什么哲理和高深的学问，他们只是简简单单的生活，这实在是一件很令人赏心悦目的事。

她将手上的画册放在一旁，光是这样看着他们的生活，她就觉得心满意足了。世界上的人，只要不身临其境，只要是远远的看着，一切都是美丽的，不是吗？哎！

“我只知道你是个高明的潜水员，不知道原来你还是个画家。”凯罗闻声抬起头，葛无忧叼着菸，倚在栏杆上看她，脸上的表情和初见面时一模一样----充满了欣赏。

“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！”“例如？”葛无忧颇有兴趣。

“例如，我还知道你和崇焕然是好朋友；例如，我也知道东方梦远和你们也是好朋友。”葛无忧讶异地笑了起来。“你真是令我惊讶！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“巧合。”凯罗淡淡地回答，并将视线转回小海港上。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香港的人不流行早起的。”“也是巧合。”凯罗用眼角看了他一眼。“那可真是巧。”“我可以看看你画的画吗？”“只是随手涂鸦，我的朋友正巧是个名闻遐迩的大画家，我只不过是请他随便教教我而已。”凯罗将画册收了起来；若星所说的话其实也有她的道理，和小孩子做朋友目是一回事，和这些黑社会的兄弟们深交，大概不会是什么明智之举。“我要走了！”“还为了上次的事生我的气？”葛无忧跟在她的身后。“我请你吃早餐，算是赔罪好吗？”“不好。”“为什么？”凯罗停了下来，第一次直视他的眼。“因为我不想和你吃任何东西。”“理由？”“我这个人做事不需要理由。”凯罗笔直地往回家的路上走。“请你不要跟着我。”“这么直截了当的拒绝，一点都不给人任何的理由，也算是你个性中美好的一面吗？”葛无忧无所谓地跟在她的身边，似乎她的警告和他没什么关系似的。

“我没说过我的个性中有任何美好的地方。”凯罗不耐烦地转过身来。“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听不懂我所说的话吗？或许如此的不死心，也算是你个性中“美好”的一面！”“我只是想.....”他话还没说完，港口边一辆黑色的轿车突然朝他们的身后疾驶而来。

葛无忧一听到车子加速的声音，立刻搂紧凯罗，往路边滚去。

凯罗吓了一跳，还来不及反应，他已经拖着她，又翻个滚闪身躲到停在路边的一辆车后面。

几乎就在同时，枪声划破了小渔港中宁静的气氛！

汽车轮胎紧急煞车的尖锐声音和焦味，充斥在他们的四周；那辆车见事迹败露，便立刻急转弯消失在他们的面前。

从头到尾，事情发生不到一分钟！

“该死！”他们同时诅咒。

凯罗抬起头，心有余悸却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，说：“我就知道，和你们这些人在一起准没好处的。”葛无忧怔怔地看着她。“你没事吧？”她拍拍身上的泥土，站了起来。“除了弄脏衣服之外，没什么事。”他还是一脸的讶异，仿佛没听懂她所说的话。

“你刚刚不是说要请我吃早餐吗？”凯罗捡起她的画册。“现在我有胃口了。”“你要跟我去吃早餐？”葛无忧的下巴险些掉了下来。

“难道要我请你吗？”

“堂主……”他们为难地看着青龙堂的堂主。“我们已经忍不下去了！虎帮的人砸了咱们的夜总会和麻将馆，又派人四处散布东方会的谣言，兄弟们都已经忍不下去了。”“忍不下去也要忍！”他无奈地说：“龙头已经说要解散东方会了，现在我们不能节外生枝，万一又和虎帮的人起冲突，龙头会不高兴的！”“可是兄弟们要吃饭啊！龙头说解散就解散，这叫我们怎么办呢？有些兄弟手下的人已经跑到虎帮去投靠他们，这对我们实在很不利啊！”“都已经要解散了，还有什么好利不利的？”“堂主……”青龙堂的堂主显然也相当的无奈。“我知道你们舍不得这片江山，我又何尝愿意这样？可是你们别忘了，当初大家说好的，进了东方会，首重的就是义气和忠心，现在老龙头要我们解散自有他的苦衷，我们不能不听他的。”“对老龙头讲义气，那对底下的兄弟就不用讲义气了吗？”终于有人发出不平之鸣。

“兄弟们对东方会的忠心耿耿，难道就不是义气？如果老龙头不想让小东方接掌东方会，当初就应该找其他的人接管；现在说散就散，是他先不跟我们讲义气的！”青龙堂的堂主并没有生气。

他们看着他，等他发脾气，并指责他们的不是，但他却什么话也没说……

“堂主！”这下，所有的人全都大胆起来了。“我们该为东方会所有的兄弟着想。”“怎么想？”他做出为难的表情。“上面是义气，下面是义气，这要怎么想？”“龙头老了，他糊涂了；小东方又不在，我们可以先请人代管东方会，等小东方回来啊！”有人轻轻地提议。“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兄弟们也不必受虎帮的欺负了。”“对啊！这是个好方法！”有人跟着附和。

“可是老龙头那边怎么交代？”青龙堂堂主仍然有点犹豫。

“交代？人都糊涂了，还交代什么？”“你是说……”“我没说，我只是指出事实。”其实，在这个年代，“义气”已经不值钱了。

这----才是事实。

第五章

“除非凯罗死了，不然她一定会去赴约的。那女人的生命力可吓人了！”葛无忧淡淡地笑了起来。

东方梦远看了他一眼，曾几何时他对女人也会有这么高的评价？她总以为他的心里根本没有及格的女人！

“只要葛无忧把偷走的东西拿出来，我就不会为难他的。”“梦远，你也知道他是不会轻易把东西交出来的。”崇焕然注视着她，东方梦远看起来总是像个明星，而不像是黑社会的人。当年第一次见到她，她还是个学生，但那时候她已经拥有了令人移不开视线的魅力；现在十年已经过去了，她早已从当年的小学生变成明艳动人的女子，那气质更胜巨星。

“他为什么要把我引到台湾来？”她垂着眼，轻轻地说着：“偷东方会的会宝已经很奇怪了，他什么地方不去，却把我引到台湾，为什么？”“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来回答。”梦远轻轻摇动手中的酒杯，琥珀色的液体晃啊晃的，竟晃出一个美丽的漩涡。“葛无忧大概不打算那么快让我知道答案。现在东方会又内忧外患，我不希望和他撕破脸。”她抬起眼。“焕然，这件事如果你不打算帮忙，你就不要插手。”“帮忙？你所说的是不打算帮你的忙？”东方梦远的眼里仍有着忧郁，总令崇焕然不知该爱还是怜……“可以这么说。”“那要看是什么情形，无忧和我是几十年的兄弟，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伤害他，他对东方会是无害的。”他顿了一下。“当然，如果他真的有伤害你的意思，我也不会坐视不管。”“既然如此，他拿的东西是属于东方会的，为什么你不叫他交出来？”“我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是中立的，到底是谁对谁错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”崇焕然努力维持空白的表情，天知道他们相处了将近十年，彼此想欺骗对方是如何地不容易！

“你说谎！”“小东方……”他无法继续说下去；而东方梦远则直直地看着他，似乎在等着他说个更好的理由。到底是他心虚？还是她的眼里真的有洞悉他的一切的光芒？他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互相欺骗？明明是为了对方着想，却必须要以欺骗的手段来达成。

十年前，他知道她会接掌东方会，他很不愿意；十年后，她已经接掌了东方会，他仍然不愿意！

现在东方会即将解体，只要他能将她留在台湾两个星期，那么他们的计谋就会变成事实。只要他和葛无忧都不在乎两个星期之后会被她痛恨一辈子……“你从来就学不会说谎。”她淡淡地笑了笑，眼里的神情居然是有些怀念。“我记得以前，葛无忧每次都为了这点和你吵架。他说，善意的欺骗是有好处的，但你太固执了，所以还是学不会。后来每次遇到需要说谎的时候，你就索性什么都不说了！”她看着他。“现在，你又为什么要说？而且为什么要对我说？”“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，如果你认为我说谎骗你，你可以不相信我。”崇焕然有些疲惫地回答：“你可以去找无忧，现在他也不见得是你的对手。”“我……”崇焕然定定地看着她，她的表情是为难、是欲言又止的；她想说什么，他都知道，可是他真的宁愿她不要开口！

“小姐！”斐珞突然冲了进来。

他们俩全都愣了一下，斐珞从来不会这样的。

“什么事？”“有人传消息过来，说龙头在香港遇袭……”“什么？”她跳了起来。“现在呢？人有没有受伤？”“不知道……”斐珞慌张地摇摇头。

“传消息过来的是白虎堂的人，他们不肯说清楚，只说现在香港已经乱成一团了，连咱们自己人都起了内讧！”“起内讧？”崇焕然震惊地说：“怎么可能？东方会最忌讳的就是自相残杀，为什么……”他怔怔地傻住了——东方会即将解散，对一个即将解散的帮会来说，帮规已经形同虚设，谁又会忌讳些什么？“立刻定机票回香港。”东方梦远的镇定出乎他们俩的意料之外；面临这么大的突变，她居然面不改色。“焕然，我要见葛无忧，而且是现在……”

“你知道的事可真不少，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。”葛无忧不可思议地摇摇头说：“不知道是你太厉害，还是我们太无能，居然这么容易就被摸清底细。”“要不要杀我灭口？”凯罗满不在乎地进攻她的第三只龙虾。“不

是我厉害，而是“巧合”。天知道我会有个好奇心特别强的朋友，阿俐她几乎什么事都想知道，又因为她先生的关系，正巧让她可以知道所有她想知道的事。”“她可以改行卖情报了。”葛无忧看着她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“对一个刚被暗杀失败的人来说，你的胃口可真是好得出奇。”“因为刚刚紧张过度，所以现在特别饿啊！”“我可看不出你有什么紧张的样子。”葛无忧打趣地说着：“那时候，你看起来不像是紧张，倒像是好玩。”“的确很刺激。”“你很适合做我们这一行，女孩子家胆子像你这么大的不多。”“谢了。”凯罗终于放下手上的虾子，喝了口水，说：“我目前的工作已经够刺激了，没必要再多加刺激，更何况我对水里的工作比较有兴趣。”“他们已经看到你了，你想现在抽身，恐怕不太容易。”葛无忧淡淡地笑着说：“没听说过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”吗？”“给他们看到又怎么样？”凯罗仍是一脸的不在乎。“我跟这件事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就算他们找得到我，我对他们也没什么价值可言。”她挥挥手。“我说过，我对这些事没兴趣。”“问题是这些事对你有兴趣，你不觉得实在太巧了点吗？”葛无忧凝视着她，认真地说：“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觉得我们一定会再见面；你看我们现在不是见到面了吗？而且你和崇宝还有师徒之缘呢！”“那并不代表什么，这个地方这么小，只要住在这里总会见到面的；我和崇宝有缘，是因为我喜欢小孩子，那也并不代表什么啊！倒是你的说法很奇怪，你刚刚的意思好像是说我和你也很有缘，是吗？”“这么坦白。”葛无忧笑了。“我的确是这个意思。”“SOWHAT？”这么直接的问题，葛无忧反而回答不出来了。

葛无忧一时之间只能看着眼前这个胆大心细、稚气十足，却又令人迷惑的女子；有时候魏凯罗的确是个令人激赏的成熟女性，可是有时候她所说的话却又天真坦率得叫人不知如何应对！

“好啦！”凯罗拍拍她的肚子，微微笑说：“谢谢你的早餐和午餐，我还有约，得走了。”葛无忧瞪了她一眼。“这就是救你命的代价？”凯罗讶异地笑了笑。“你和崇焕然可真像，连说的话都一样，我好像从来不需要你们来救我的命吧！只要不看到你们，我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耶！”窗外的阳光很灿烂，海风正徐徐地吹着港口边讨海人家晒着的鱼乾，咸咸的鱼香味随着海风懒洋洋地向四处飘送着，凯罗忍不住伸了个懒腰。“崇宝说今天要带两个妹妹来看我呢！”葛无忧看着她，她看起来什么烦恼都没有，仿佛天生就是如此的惬意。

小小的酒吧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酒保日复一日地打着瞌睡；凯罗似乎很享受这样的情景，而葛无忧却始终无法定下心来，因为浓浓的危机意识仍占据着他的心思……害怕……他微微蹙起眉，他无法解释，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。

凯罗见他仿佛失了神，只好又坐了下来。“葛先生，我说我该走了。”“我听到了。”“那是不是表示我可以走了呢？”“你和崇宝约在什么地方？”“海边啊！”葛无忧点点头，站了起来。“我送你过去。”“没必要吧！”凯罗起身，眼角余光正好瞄到一辆黑色的汽车从不远处慢慢开过来，她灵光一闪，那好像是——“葛无忧……”“怎么？”“趴下！”凯罗大叫！随手用力一推葛无忧，而自己也往地面上倒去……一连串的枪声和玻璃的破碎声惊动了寂静的海岸。

连续的子弹毫不留情地扫射着小酒吧，他们原先生的位置已经成了一堆破碎的玻璃和碎木。葛无忧和凯罗趴在地上护住自己的头部，酒保则吓得

哇哇大叫，并躲在柜台后面动也不敢动。

葛无忧朝酒保咆哮：“出去，快出去啊！”“出去送死啊！”酒保吓得连说话的声音都发抖了。

突然，窗口被丢进一团黑色的东西，葛无忧顾不得漫天飞舞的子弹，勉力爬起来护着凯罗。“快走啊，手榴弹！”“哇！”酒保怪叫，没命地往后冲去，并不忘告知葛无忧：“这里，后门……”他们还没冲出后门，手榴弹已经炸开……轰！……

“糟了！”崇焕然和东方梦远在路上听到这声震天巨响，他们正前方的一栋小房子整个炸开了来，火光几乎是冲天而起。

“无忧……”崇焕然没命地将车子的油门踩到底，就在此时，一辆黑色的轿车和他们险些撞在一起！

“是虎帮的人！”东方梦远也叫了起来。“焕然，快追他们！”“管他们去死！”崇焕然咆哮着，将车子冲向小酒馆；而警笛的声音尖锐地响彻小镇的每个角落。

梦远用力拉住崇焕然的手。“别傻了，如果葛无忧在里面，现在也成了一堆碎肉了，你去了又有什么用？虎帮的人要我们的命，现在我们不追，那就只好永远被他们追着打了！”崇焕然甩开她的手，车子已经到了那栋被炸得粉碎的小房子前。“无忧……”他大叫着下车，屋子前已经围了一群看热闹的人们。

消防车迅速地到达，水柱立刻喷向正在燃烧中的屋子。

“焕然！”东方梦远拦着他。“警察就快到了，你不可以……”“你闪开！”他怒吼着推开东方梦远，径往屋子里冲过去。“无忧！”“先生，你不可以过去！”消防人员用力拉住他。“我们已经派了人进去了！”“放开我！”崇焕然气愤地咆哮着：“我的朋友在里面，放手啊！”“我在这里啦！”葛无忧的声音微弱、却又清晰地传来。

崇焕然大喜过望地冲向声音的来源处。“你没事吧？你……”他讶异地看着和葛无忧在一起的人。“魏小姐？……”葛无忧和魏凯罗两个人一身狼狈地坐在地上，葛无忧的脸上有几道伤痕，血正不断地往下流；凯罗的情形比他好不到哪去，她的衣服破了，头上也撞出了一大块瘀青，肩膀上还有一道不小的伤口。

葛无忧无奈地笑了笑。“今天实在很精彩，早上一次、中午一次，不晓得有没有晚餐和消夜？”“我就说嘛！遇到你们总没好事。”凯罗心有余悸地颤抖着。“幸好我的心脏很强壮……”“你们没事吧？”崇焕然关心地蹲在他们的面前，仔细地审视着他们身上的伤。

“我送你们到医院去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扶起凯罗。

“不，谢了！”凯罗摇摇头，站了起来。“我还是自己走吧！再和你们在一起，我可能真会把小命给玩完了！”“凯罗……”她朝葛无忧挥挥手。“什么都别说，你欠我一次。”她说着便往海边走去，边走还边咕哝说：“真要命，好几天不能下水了……”“就这样让她自己走？”崇焕然不放心地看着凯罗的背影。

“当然啦！她已经被吓够了。”葛无忧耸耸肩。“更何况她说得对，跟我们一起，她才真的会有危险。”“你们聊完了没有？警察快来了！”东方梦远焦急地低声说着：“再不走，就走不了了！”葛无忧抬起头看了她一眼。

“是，走吧！”他无奈地将手伸给崇焕然。“这次算我命大，下次不知道还有没有这种好运了。”

凯罗才走到家门口，她便想起和崇宝还有约；她看着自己一身的狼狈，无奈地转个身。

“天！”凯罗还没往海边走去，若星尖锐惊吓的声音已经响了起来……“凯罗！”黎若星吓得尖叫起来。“孟齐，孟齐，快来！凯罗她……”“若星……”凯罗连忙做个手势。“我没事，我只是……”“怎么啦！”黎若星的丈夫——孟齐，一听到妻子的叫声便冲了出来。“发生了什么事？凯罗？”他一看魏凯罗的样子，立刻倒吸了口气，并睁大了眼。“凯罗？你怎么了？”凯罗叹口气，索性就地坐了下来等他们。“这下真的完蛋了！”“凯罗！”若星和孟齐连跑带跳地赶到她的身边。“你怎么了？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？”“快扶她进去！”若星吓得面无血色。“我打电话叫医生！”“等一下啦！”凯罗无奈地拉住若星。“我没事，只不过受了点小伤罢了。我跟人家还有约呢！先等我回来好不好？”“还约？”若星不可思议地瞪着她。“你已经弄成这个样子了，还约什么约？现在就跟我进去！”“孟齐！……”凯罗用着求救的眼光看着他。“要不然，你们和我一起去嘛！我和三个孩子约好了，如果不去，他们会很失望的。你们跟我去把他们带回来好不好？拜托啦！等回来之后，要怎么样都随便你们，成了吧？”“可是……”孟齐点点头，示意若星不要再说了。“若星，你留在家里等我们，我和凯罗去一下就回来。”若星地无奈，只好忧心忡忡地吩咐孟齐：“你要小心照顾她，我在家里等，一定要立刻回来！”凯罗小心翼翼地起身，伤处痛得她忍不住龇牙咧嘴地说：“放心，一定马上回来！”孟齐扶着凯罗往海边的方向走去。“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？”“对一个刚被手榴弹炸过的人来说，我已经算不错的了！”凯罗居然还能笑眯眯地说：“毕竟这是个很难得才会有的机会！”“手榴弹？”孟齐蹙起了眉，神色相当凝重。“该不会是和若星跟我说的那个什么‘东方不败’有关吧？”“东方梦远。”她纠正。“大概脱不了关系吧！不过不是和她在一起弄的，是和东方会的另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弄的。我没问他理由，反正我也不想知道。”凯罗……”“我知道啦！别训我嘛！”她咕哝着，不断地揉着头上的伤口。“我已经很难，了！”他们才走近海滩，便看到三个小小的身影坐在一截枯木上等着。

“你等一下。”凯罗放开孟齐的手，往他们的方向走过去。“崇宝！”“师父！”崇宝立刻跳了起来。“我师父来了！”他拉着两个妹妹也站了起来。

罗看看自己这副糟糕的样子，有点无奈地走到他们的面前。“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”“师父……”崇宝恐惧地看着她。“你怎么了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”“没什么，只是不小心弄伤了而已。”她转向那两张一模一样的可爱面孔。“嗨！”

我是魏凯罗。”凯罗朝她们伸出手。

“我是丫丫。”丫丫老气横秋地先握了握凯罗的手。“这是我妹妹咚咚。”咚咚也有样学样地握了握她的手，小小声地说：“嗨……”凯罗扶着头，痛苦万分地说：“崇宝，我们带妹妹们回家去吃冰淇淋好不好？”“可是你看起来很惨。”崇宝不知所措地瞪着她头上正流着血的伤口。“或者我明天再带她们来见你也可以。”“没关系……”凯罗正要站起来揽过崇宝的肩，却远远地看到有两个穿着黑西装的男人朝他们这边走过来，而且他们的手全放在西装的口袋里，凯罗立刻转头看向岸边，那里果然停了一辆黑色的轿车。

她脸色苍白地压低了声音。“崇宝，有没有看到我后面的叔叔？”“有啊！”他莫名其妙地看着她身后的孟齐。“怎么样？”“他是我的朋友，等一下我叫你们跑的时候，你们立刻跑过去，好不好？”他们已经越走越近了！

“可是……”该死！这个时候，海滩上偏偏安静得叫人发狂。“乖，别问了，跑！”凯罗大叫着跳了起来。“快跑！”崇宝和丫丫、咚咚被她声音里的恐惧吓得没命地往孟齐的方向奔跑！

“孟齐，快带他们走！”凯罗一边尖叫着，一返猛然抓起一大把的沙子往来人的身上掷去。“快跑啊！”孟齐愣了一下，这时他也看到凯罗身后的男人了。他毫不犹豫地冲向两个小女孩，将其中一个抱了起来，往另一个方向冲去。“快跟我来！”崇宝用力抓住咚咚的手，紧跟在孟齐的身后。他回头看，凯罗正跟在他们的身后蹒跚地跑着，而那两个穿西装的男人正灰头土脸地边揉眼睛、边诅咒地追着她。

“师父！……”“快跑！”凯罗没命地嚷着，不停地往后看，那两个男人正怒气冲天地跟在她的身后。

他们大概是追不上孟齐他们了，可是自己呢？眼前一片灰蒙蒙的，凯罗想跑却怎么也跑不动！

“站住！”男人们用广东话大吼着！

凯罗揉揉眼睛。“该死！”她心念一转，立刻往海里冲去。

“站住！”“让你们抓到，我就该死了！”她猛然往海里一扑。

痛楚尖锐紧接着传来……这下真的玩完了！

“我觉得很奇怪，虎帮的人这次实在太明目张胆了！他们要我们的命是一定的，可是为什么会做得这么明显？难道他们不怕我们在香港的人报复？”崇焕然不解地替葛无忧包扎伤口。“万一我们没死，那东方会一定会找他们的，为什么他们会做得这么绝？”“你刚刚不是说东方会起内讧？”葛无忧挑挑眉，看着东方梦远。“他们连老东方都不放在眼里了，他们还有什么好顾忌的？只要能杀了我们，整个香港就都是他们的天下了。况且，他们现在不杀我们，难道还等我们回到香港去找他们算帐？”梦远静静地坐在窗边，好一会儿才轻轻地开口，说：“无忧，你把东西交出来，我今天晚上就回香港。”葛无夏和崇焕然对看一眼。“让你一个人回香港去送死？”“我回去送不送死，不关你们的事。”“至少先等我把孩子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吧！”崇焕然终于无奈地说出了决定：“不管怎么样，我也曾是东方会的人，现在这种情形我不能坐视不理。”“你要去？”东方梦远转过身来，眼里装的尽是感激。“你打算和我一起回香港？”“当然。”崇焕然替葛无忧包扎好伤口，这才发现没听到三个孩子的声音。“崇宝？丫丫？咚咚？”“他们到海边去了，凯罗说他们约了今天中午碰面的。”“今天中午？”崇焕然看看墙上的钟。“可是凯罗不也受伤了吗？”“除非她死了，要不然她一定会去赴约的，你放心。”葛无忧淡淡地笑了起来。

“那女人的生命力可吓人了！今天要不是她，我大概已经完蛋了。”东方梦远讶异地看了葛无忧一眼。曾几何时他对女人也会有这么高的评价？她还以为在他的心里，根本没有及格的女人！

“我当然不担心她会不会爽约，我担心的是虎帮的人找上他们！”崇焕然焦急地往外冲去，甚至连电话响的声音都没听到。

“焕然！焕……”葛无忧叫着：“急什么？”他摇摇头，站起来接了电话。

“喂——崇宝？……”

“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若星六神无主地来回走着。“她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会不会出了什么事？万一……”“若星！”孟齐搂住她的肩，安慰地说：“不会的，凯罗很懂得照顾自己，她一定会平安的回来！”“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？”“我葛叔叔马上就到了。”崇宝挂上电话，低声说着，眼里还含着两滴泪水。

“哥哥……”丫丫和咚咚轻轻地拉着他。“怎么了？为什么我们要跑？刚刚那个阿姨……”崇宝无助地坐在沙发上握着两个妹妹的手，看得出来，他是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。

“没事，师父马上就会回来的。”“我看到她跳到水里去了……”“什么？”孟齐和若星大惊失色地看着说话的小女孩。“你看到了？”咚咚躲到崇宝的身后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里面写着满满的恐惧。“哥……”“没关系。”崇宝笨拙地拍拍她。“孟叔叔人很好，他不会骂你的！你说，你看到什么了？”“我看到……”咚咚垂着眼，低声地着：“我看到阿姨跳到海里去了，那两个坏人也跳进去了。”若星惶恐地抓住孟齐的手。

“孟齐，怎么办？我们该怎么办？要不要报警？”孟齐凝重地看着三个恐惧的小孩，他勉强笑着，将妻子拉到旁边。“若星，你不要这样，那三个孩子已经快吓死了！”“可是凯罗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门铃已经响了起来。“凯罗！”若星立刻往外冲。

“凯罗！……”门一打开，出现在门口的是头上还绑着绷带的葛无忧和东方梦远。“你们……”“葛叔叔！”三个孩子跳了起来，冲向他：“葛叔叔！”“乖，没事了！”葛无忧用力抱住他们。“叔叔在这里！你们哭什么？”孟齐和若星将门全部拉开。“先进来吧！”“对不起……”葛无忧垂下眼。“真的很对不起……”东方梦远看着眼前的若星和孟齐，从他们忧心忡忡的样子看起来，魏凯罗的情况一定不乐观。“我可以借用一下电话吗？”

岸边，静悄悄地，除了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半个人影，更没有孩子们的笑声。

崇焕然沿着海边拼命地寻找着，却什么也看不到。“人呢？在哪里？崇宝？丫丫？咚咚？魏小姐……”没人回答，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他也没见到虎帮的人在附近出没；或许魏凯罗已经带着孩子到别的地方去了，也说不定！

他站在海边放眼望去。在过去，那儿就是魏凯罗住的地方了，说不定她会带着孩子回到她住的地方，毕竟她受了伤，他们不会走远的。

崇焕然焦急地往那栋白色的房子走去，并四下搜寻着，希望可以见到或听到孩子们的身影。天知道！为什么情形会突然变得这么严重。

如果他们有了万一……“喂……”他愣了一下，似乎听到有人的声音。“谁？”“这里……”那声音相当的微弱，却依稀可以听到，但崇焕然放眼望去，四周仍是死寂。“谁？是谁？……”安静了一下，他又紧张地转个身再往四周看一遍，仍然什么都没有。“到底在哪里？”真的什么人都没有，可是——他猛然转身面对大海，不远处的海滩上真的有人蹒跚地朝他走过来……他定眼一看——魏凯罗！他震惊地叫了起来并狂奔过去。“魏小姐！”凯罗慢慢地让自己倒下来，因为她已经什么力气都没有了！

崇焕然奔到她的身边，抱起她。“魏小姐！……”凯罗抬起眼勉强笑了

笑，眼前一黑，便倒进了他的怀中。

第六章

“凯罗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帮他们？”若星不解地问着。

“别问我，我自己也弄不清楚，大概是缘分吧！”“和谁有缘？是葛无忧？还是崇焕然？”凯罗吐吐舌头说：“你这样问，我怎么回答？”

“龙头！”小小的斗室里窝藏了五个大男人，他们的神情紧张，豆大的汗珠凝聚在额头上。“他们就在门口……”“不如我们冲出去吧！留在这里也是死路一条！”老东方的脸色有点苍白，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，所有的人全都来不及有心理准备；才一天的时间，东方会便已经天地变色。现在四处风声鹤唳，连个躲藏的地方都没有。

他的身边只剩下四个人，青龙堂是东方会最大的堂口，一旦青龙堂叛变，他的势力立刻锐减一半；更何况还加上虎帮的人，谁抓到他们都一样没有活路可走。

“龙头！”门边的男人焦急地看着他。“马上就到我们这间了！”“你们两个带龙头从窗户逃走，我和阿基冲出去！”“不行！”老东方低喝一声。“现在就剩下你们四个跟在我的身边，说什么我也要保住你们！”“龙头！我们冲出去也不一定会死，对不对？”男人勉强地笑着。“我们冲出去就算死也不过死两个，大家留在这里是五个人都得死啊！”“就这样吧！”另一个人将老东方从轮椅上背了起来。“快开窗户！”“不行，放我下来！我说不行！”“龙头保重！”男人将手枪准备好，向对方使个眼色。“准备了！……”“阿基！阿龙！”“就是现在，跳！”

“是青龙堂那个老不死的叛变，他和虎帮的人勾结暗杀龙头。现在老龙头的下落不明，我和台湾分会的人联络过了，他们会听我们的指示行事；可是他们的人不多，恐怕不是虎帮的对手。”斐珞详尽地报告着所有已知的情况。“虎帮派了多少人过来，我们还不知道；不过他们在台湾也有不少人，他们不打算让我们回香港去。现在这个镇几乎已经成了他们的根据地了，我们和台湾的警方不熟，很难单打独斗地冲出去。”“我和几个在香港的熟人联络过了，如果他们见到我爸爸会照顾他的。问题是，现在还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，我们也不知道东方会里究竟还有多少人可以用。”东方梦远疲惫地掩着脸。“出不去就不能回香港，留在这里也不是办法；况且我们在这里多待一天，焕然的危险就多一天，还有我爸爸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东方梦远几乎是用愤怒瞪着葛无忧。“都是你！如果不是你偷走东方会的东西，我根本不必离开香港！如果我爸爸出了什么事，我绝不会放过你的！”“你到现在还没弄清楚状况？”葛无忧无奈地摇摇头。“我没有偷什么东西，所有的事都是老龙头的主意。是他要你离开香港的，我只不过是听命行事罢了！”你胡说！”“我是不是胡说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他要解散东方会，但是你不肯；他只好想办法让你离开香港，是你太固执了，才会看不清楚他有多不愿意让

你接掌东方会！”东方梦远沉默了三秒钟，身边的斐珞一语不发地站在她的身边；久久她才叹了口气……她从来就不服输，不愿意让别人说东方会后继无人。老东方对她暗示了多次，说要解散东方会，或者让其他的人来继承；但，是她不愿意这样做的，是她固执得相信自己可以继承父亲几十年的心血……“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，我们应该先想办法回香港去再说。”葛无忧淡淡地扯开话题。“崇焕然已经打了电话叫张旖信过来接孩子，我想她应该很快就到了。”“那魏凯罗呢？”梦远轻轻地问：“她伤得不轻，而且虎帮的人见过她很多次了，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她的。”他抬头看着那栋白色的房子，眼里的神情突然变得高深莫测。“她会没事的。只要我们离开这里，虎帮的人就会跟着我们走，不会再来找她的。”“不如留几个人在这里。”东方梦远涩涩地说：“她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却受了这种无妄之灾，我们该负责的。”她看着他。“我说的对吗？她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。”“或许吧！……”

崇焕然无比愧疚地坐在凯罗的床沿，崇宝则固执地瞪着他，什么话都不说。

若星焦急地替凯罗更换额头上的毛巾，医生已经走了，可是凯罗却一点清醒过来的迹象都没有。

“崇宝……”“我不要跟你说话！”崇宝固执地别过脸。

“崇宝，爸爸……”“都是你害了我师父的！”崇宝忿怒地叫嚣着：“你害死了妈妈，现在又来害我师父！你答应过我不会再和他们在了一起了，可是你每次都食言……”崇宝所说的话，一字一句痛彻他的心肺！面对自己的儿子，他什么辩解的话也说不出！

“你现在又要走了对不对？你叫阿姨来带我和丫丫、咚咚，就是想再到香港去对不对？”崇宝忍不住哭了起来。“我不去，我什么地方都不去！”“崇宝！”崇焕然轻轻地拉住儿子的手。“别这样，爸爸真的有不得已的苦衷才会……”“我不要听！”“崇宝！”“崇先生！”孟齐打开门，探头进来。“有位张小姐说要找你。”崇焕然看了床上的凯罗一眼，站了起来。“崇宝，阿姨来了，你……”“我不去！”崇宝固执地守在床边。“我什么地方也不去！”他无奈地走出凯罗的卧室，迎向客厅里的张旖信。

“旖信……”张旖信亮丽依旧，她看起来是匆忙出门的，虽未妆扮，但却一点也无损于她的美貌。

崇焕然的眸光很柔，他希望可以从小宝的身上看到旖欢温柔体谅的笑容……“这么急把我找来有什么事？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我那里去？”旖信直截了当的问话，打破了他的幻想——旖欢的笑容消失了！

崇焕然艰涩地摇摇头。“你别问这么多！孩子们已经放假了，我希望你可以替我照顾他们两个星期。”“理由呢？”“旖信……”葛无忧和东方梦远在这时候一起走了进来。

张旖信一看到葛无忧身上的伤和东方梦远那憔悴的模样，立刻变了脸色。“你要再回香港去？”“旖信……”“想都别想！”张旖信雪白的脸，看不出一丝血色，她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要我替你带孩子，而你却要跑到香港去送死？”“旖信……”葛无忧拉住她的手，并将之按坐在沙发上。“现在不是焕然可以选择的时候，我们根本没有其他的办法……”“把这些话留着去跟旖欢说！”张旖信跳了起来，满脸的忿怒。“你已经答应过我们，你不会再到香

崇焕然连忙扶住她。“你没事吧？脸色看起来好难看！”“大概是没什么事了。”凯罗笑了笑；笑容牵动伤口，她忍不住将五官缩成一团，打趣说：“不过很痛倒是真的。”葛无忧让出沙发，让凯罗坐下。

她看着他们三个人凝重的神色，问：“怎么？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既然找不到人照顾他们，那就把他们交给我吧！除非你们不信任我！”他们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

凯罗看看他们，然后转向崇宝。“喂！你和妹妹们先和我住一阵子，如何？”崇宝点点头，根本不看自己的父亲，就直接说：“好。”“孟先生他们……”崇焕然仍不敢相信这个事实。

孟齐和黎若星站在客厅的另一头，凯罗耸耸肩。“若星，我可不可以招待三位小客人？”黎若星无奈地瞪着她。“我说不行也没用，反正你都已经决定了；要是我不答应，你一定会自己带着他们跑去我看不到的地方，那还不如把你留在身边，我还放心一点。”凯罗龇牙咧嘴地笑着，说：“看吧！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反正我这个样子什么地方也去不了了，干脆留下来带小孩好了。”崇焕然感激得几乎要落泪了。“真的很谢谢你！”凯罗不太自在地清了清嗓子，说：“好啦！那现在你们打算怎么办？”“当然是回香港，明天就走！”

“凯罗，你为什么要帮他们？”若星不解地问着：“你为了他们已经差点连命都丢掉了……”“别问我，我自己也弄不太清楚。”她咕哝着，耸耸肩。“大概是缘分吧！我总觉得似乎和他们特别有缘。”“和谁有缘？是葛无忧？还是那个崇焕然？”“都有。”若星静静地看了她一会儿。“凯罗，你是不是爱上他们之中的哪一个了？”“可怕的问题。”她吐吐舌头。“你这样问，我怎么回答嘛？”“照实回答喽！”“我知道，我这样做会给你和孟齐带来很多的麻烦，说不定还会因为这样而为你们惹来杀身之祸。可是……”“别扯开话题，我问的不是这个。”魏凯罗叹口气，她半躺在床上，表情十分迷惘。“我不知道！”她坦白地又强调了一句。“我真的不知道。”“说一句不知道，就想打发我？”若星不满地斜睨着她。“信不信？我找阿俐来治你？”“我真的不知道嘛！”凯罗冤枉地嚷了起来。“如果我知道的话，会不告诉你吗？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爱上了某个不该爱的人了，我更不知道那个人究竟是三个孩子的老子，还是放浪不羁的黑社会头头！反正不管是爱上了任何一个，我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；更何况他们回香港之后，说不定就再也回不来了！我想有什么用？”“问题不在于他们回不回得来，问题在这里……”若星指着凯罗的心口。“这种事逃避也没用的！不过，如果你要我选的话，我会选葛无忧。”“葛无忧？”“嗯！”若星笑了起来。“你不觉得你们很像吗？一个热爱自由，一个放浪不羁，你们俩简直就是天作之合嘛！要是葛无忧肯放弃香港的事业，那就更好了，你们可以一起去流浪啊！”“说得跟真的一样。”凯罗咕哝着，撇撇嘴；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只要想到葛无忧，就会想到东方梦远。“葛无忧和东方梦远之间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”“我又不是瞎子。”若星理所当然地回答：“可是东方梦远大概是那种比你还迟钝的女人，她和葛无忧、崇焕然之间的情帐怎么算都算不清楚了。”凯罗瞪着她。“你明明知道，还叫我去这浑水，我和你有仇啊？”“就是因为我和你无冤无仇，所有才跟你说这些啊！”若星拍拍她的手。“凯罗，你弄不清楚自己的感情无所谓——不对，是目前无所谓，可是你总要面对的，你不能一直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。”“如果我可以呢？”“那就会有遗憾。”若星笑了笑。“而我是知道你的，你这个人

最不能忍受的就是“遗憾”！若星出去之后，凯罗陷入了苦恼的沈思之中……晚上突然决定替崇焕然照顾三个孩子的时候，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！

她怎么会这么不顾后果的把危险往自己的身上揽？她和他们任何人都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交情。今天莫名其妙地险些去了小命不算，现在还为了某种莫名其妙的理由答应了替崇焕然照顾孩子……难怪若星会问这种问题，事实上连她自己都在问为什么？或者是——为了谁？崇焕然和葛无忧的面孔直在脑子里打转！

她忍不住瑟缩一下！这种感觉简直比脑子里有小矮人在开嘉年华会还惨痛！

天啊！

混乱的一天终于过去了。记忆中打打杀杀的日子有很多，但像今天这样五味杂陈的却还是头一次。像今天这样在短短几个钟头之内便走过人生悲欢离愁的——从来没发生过！

他们三人渐渐地懂得了什么叫“恐惧”。过去他们个个是悍不畏死，更不知道什么叫“恐惧”；现在，他们终于明白了什么叫“恐惧”！

“恐惧”是因为心有所；“恐惧”是因为生命再也不是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……“梦远……”东方梦远站在阳台上，静静地凝视着小港口那宁静的夜色。

葛无忧走到她的身后。“就这样站在这里？随随便便一把长口径的猎枪就可以要了东方会少主的一条命。”“我还不打算死的时候，谁能要了我的命？”葛无忧淡淡地笑了笑，然后挪了步子，更靠近她的身边。“傲气不减当年！”“你不也是吗？”梦远看着遥远的渔火，轻轻地说着；说话的尾音将她拉进时光隧道，她回忆起当年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……当年葛无忧和崇焕然投到东方会的门下，葛无忧对她所说的第一句话是：我将来会是东方会里最重要的一个人；如果你想统领东方会、统领整个香港，那么你最好对我好一点！

桀骜不驯的葛无忧和稳重沈默的崇焕然，从一开始便截然不同；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性格和行事态度，但却有着同样的忠实和魄力。

很难相信他们居然已经认识了十年了……“这次，我离开香港的时候已经知道事情不会像我们所想的那么容易，但是却也没有想到会变得这么严重。”葛无忧倚在栏杆上，语气里有淡淡的歉意。“如果因为这样而害了老龙头……”“不是你的错。”东方梦远第一次这么轻柔地对他说。“是我太固执了。我从来没替爸爸想过，他不愿意我接掌东方会，我却不听他的话，才会有今天的下场。”她叹了口气，继续说：“其实我在离开香港的时候也已经想过了，这次如果我不能带回你和焕然，那么我或许会放弃东方会。”葛无忧讶异地说：“你打算放弃东方会？”“很意外吗？”她轻轻地笑了笑。“东方梦远居然也甘心放弃黑社会女教头的地位，是吗？”“我是很意外！”“我想带爸爸离开香港到别的地方去。他的年纪也大了，不适合再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。”她深吸一口气。“没想到爸爸这么急……”“他如果知道你的打算，他会很高兴的。”葛无忧的语气有点欣慰，神情也有点陶醉。

梦远转过身，面对他。“那是我没带你和崇焕然回去的话，现在既然我们要一起回去，那情况当然又不同了。”“焕然不会留在香港的。”“我知道。”她认真地注视他。“那你呢？你会留在香港吗？”“我？”葛无忧潇洒地挥挥

手。“不一定，想留下便留下，不想留下就离开。”“怎么样才会让你“想”留下？”葛无忧定定地看着她的眼，沈默了三秒钟，当他再开口的时候，声音竟然有些暗哑：“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。”说完，他仍直视那双变得漆黑如星、如一泓深不可测的深水似的眸子……梦远避开他的视线，不由得轻轻地叹息……“梦远？”“或许……或许我们回去之后，事情可以彻底的解决……我不希望爸爸的心血就这样毁掉；就算要解散东方会，我也要做得漂漂亮亮的！我绝不让人说东方会是因为被人并吞或者是起内讧才结束的！”葛无忧静静地转个身，他用沈默回答了她的话。

他们或许都有答案，可是谁也没有说出口……反正已经悬宕了十年了，继续再玩下去又会有什么不同？

尽管知道凯罗会好好地照顾他的小孩；尽管他无论如何都会再回到他们的身边，但面对他的孩子们，崇焕然却仍然感到心痛愧疚！

下午，崇宝的一番话有太多的真实，他的确不是个好父亲，即使他努力地想为他们寻求一个好的生活，却总是一败涂地！

崇宝对他的不谅解和他那对双胞胎女儿恐惧的眼神，在在令他心痛。他不是说过要好好陪他们长大的吗？他说的话，可信度似乎越来越低了……旖信那种怨恨的神情，至今仍在脑子里徘徊！他似乎有那么一瞬间看到了旖欢幽怨的眸光！

如果旖欢知道这种情形，想必她也会难过的！

他曾在她的墓前许下承诺，但为时不过一年，他竟又冠冕堂皇地违背了他所说的话。

“爸爸……”床上的咚咚突然将眼睛打开了一线小小的缝隙，轻轻地叫着崇焕然。

“怎么啦？不是睡着了吗？”他温柔地抚摸着小女儿细细柔柔的发。“睡不着？”咚咚轻轻地爬了起来，搂住他的颈项。“爸爸，你是不是又要走了？”崇焕然用力抱了抱女儿，声音几乎哽咽。“对，不过爸爸很快就会回来了。”咚咚瘦瘦的身躯，感觉起来好脆弱；她那粉嫩的肌肤，似乎只要稍一用力便会将之粉碎；那双大大的眼睛里似懂非懂地写着难过和不舍，崇焕然的心紧紧地纠结起来！

他的这双女儿——她们从一出生，便不断地接受离别的苦痛！

生离——死别——这在她们童稚的心中，究竟已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？“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咚咚低声地问着：“哥哥说你可能会回不来，电视上都是那样演的；如果爸爸不回来，我们就会变成孤儿没人要！”她垂着浓密的睫毛，细声细气地：“孤儿都很可怜。”“不会的，爸爸一定会回来的。”他微笑地将女儿抱在腿上，轻轻地摇晃。“爸爸回来的时候，给咚咚带什么礼物？”“咚咚想要一只小加非……”突然她的声音变小了。“爸爸说过会买的……”他总是对他的孩子们食言……崇焕然忍住激动，勉强点点头。“爸爸一定不会忘记的！”“还有丫丫，丫丫想要芭比娃娃，那哥哥要蝙蝠侠！”她悄悄地抬起眼，看他没有不耐烦的样子，才又追问。“可不可以？”“当然可以，爸爸一定会统统买回来的。”他抚着女儿长长的发丝。“该睡了！”记忆中，这似乎是咚咚对他说过最多话的一次！

和丫丫的活泼相比，咚咚的沈默和乖巧更令人心疼；可是为什么他从来就没发现咚咚那小心翼翼的胆怯？没有孩子应该是这样胆怯的！他宁可他

的孩子们，每个都像崇宝一样勇于争取和勇于表达。

他忽略他们太久、太久……咚咚乖巧地爬回自己的床上，并将棉被拉好，柔柔地说了一声：“爸爸晚安。”“晚安。”崇焕然也温柔回答，并轻轻地在女儿的额头上印下一个吻。“乖！”崇焕然看了他们一会儿，才缓缓地站了起来，他告诉自己不会让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的！

他要拾回过去他所失去的！

他要补偿他们过去没有得到的……“爸！”他讶异地转回身，昏黄的灯光中，崇宝已经坐了起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“我会好好照顾丫丫和咚咚，我们等你回来！”崇焕然不敢接近自己的儿子，因为他的眼眶中充满了泪水。“我知道，爸爸信任你。”这一次，他绝不再食言。

第七章

东方梦远抱着斐珞的身体，脸上尽是疯狂的泪痕。

斐珞，他爱东方梦远将近二十年，没有人知道他第一次见到她就已经对她一见钟情了。没有人知道，廿年前他就对他的父亲说：“我要娶她！”

凌晨的海岸线一片昏蒙，不远处的小灯塔闪烁着微弱的光芒，海面上的波涛异常平静，原本凉爽的海风竟也感应到什么似的——带着血腥的闷热。

他们无法循正常途径回香港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，因为他们连这个小镇都出不去了，更何况是到达机场？这种情况下，最简单、也最快速的方法自然是“偷渡”出去。

有点狼狈，没想到他们居然要用这种方法回香港，没想到以他们目前的身分地位，居然还会被困在一个小镇上而动弹不得！

四周的气氛有些僵硬，东方梦远、葛无忧、崇焕然三个人站在一块岩石的后面，等待着接应的船只。他们三人的神情虽坚定，却也有迷惘，因为谁也不知道在前方等待着他们的会是什么样的危险？“船来了。”斐珞拿着手电筒低声说着：“小船在前面等我们。”“不必游泳？”葛无忧轻轻地笑了起来。“不错嘛！至少不用自己游过去。”“你的心情可真不错。”崇焕然咕哝着，扶了东方梦远一把；葛无忧最令人欣赏的地方就是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他都不会失去他的幽默感。

斐珞将小船拉近一点，神情有些紧张。“快一点！我觉得不太对劲……”他们加快脚步上了船，事实上，这种直觉是每个人都有的；在这样的深夜里，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究竟从何而来？斐珞殿后，奋力地将小船往海里推……突然一声致命的枪声划破长空……“斐珞！”东方梦远震了一下，却见斐珞一语不发地继续将小船往海里推。

“斐珞！”葛无忧握住了他的手。“上来！”枪声再度响起，崇焕然立刻反击；但是黑暗中根本看不见开枪的人究竟在什么地方。

“斐珞，快上来！”“停下来！”梦远尖声叫了起来。“停下来，斐珞！”斐

珞使劲一推，整个人却往海里倒下……“斐珞！……”他们不顾一切地将他拉上来，小船在枪声中缓缓开出海岸线……“斐珞！”梦远轻轻地唤着；葛无忧则将斐珞的身体翻了过来……他的双目未阖，子弹穿过身体的伤口怵目惊心地在他们的眼前，血如泉涌而出——在他的额头上、在他的胸前、在他的大腿上……梦远尖锐的呼啸声，惊醒了平静的海面。

波涛震天翻搅起来！

葛无忧忍住了悲痛，轻轻地想阖上斐珞的双眼，却被梦远用力推开。“不要……”她抱着斐珞的身体，脸上尽是疯狂的泪痕。“斐珞……”斐珞却闭上了眼睛，他的脸上没有痛苦，仔细看的话，或许还会看到他脸上那丝淡淡的笑意和满足……斐珞，他爱东方梦远将近二十年，没有人知道他第一次见到她就已经对她一见钟情了，而且，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；更没有人知道他那时候对他的父亲——也就是当时东方会白虎堂的堂主说：他要娶她。

就这样，他一直深执挚情，陪了她二十年——

“你有毛病。”房俐华微眯着双眼打量她；这时凯罗正在替咚咚和丫丫梳头。“你真的有很大的毛病！”凯罗严格地审视自己觉得不怎么样的毛病，然后又奇怪着电视上的双胞胎怎么都可以梳一样的发型、穿一样的衣服呢？不管她如何努力，都做不到将两个小小的脑袋上的头发梳得一模一样，她有点泄气地看着丫丫。“为什么我怎么梳都会不一样？”“你有在听我说话吗？”阿俐抗议地嚷道。

“有啊！可是你说我有问题啊！难道我还要对你说：对对对！我就是有毛病是不是？”凯罗挥挥手，终于放弃。“怎么搞的嘛？为什么就是梳不好！”“笨！”阿俐看不过去地将咚咚拉到身边。“别理她，凯罗对这个一点天分都没有，她很差劲。”“差劲。”丫丫有样学样地取笑凯罗。

“你这个小忘恩负义的家伙。”凯罗笑了起来，将丫丫抱进怀里。“阿俐阿姨才差劲！光说不练，我们看看她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。”二十分钟之后，阿俐高举白旗。“我认输了。”“哈哈！”凯罗得意地看着阿俐将咚咚的头发几乎要打成死结的滑稽模样，笑得她直不起腰。“哈哈……”“我认输了啦！”阿俐欲哭无泪地瞪着咚咚头上那说不出是什么发型的头发。“哎呀！怎么办啦？黎若星……”“搬救兵了吧？”凯罗贼笑着抱着丫丫。“你看，她也很差劲啊！”“差劲！”丫丫快乐地下评语。

黎若星慢条斯理地走了过来。“你们两个玩够了吧？”她看着两个小女孩头上不成样的发型，不由得摇摇头。“天哪！你们两个还是女人吗？”凯罗连忙将丫丫推进若星的怀里。“真女人！那就交给你了，我去找崇宝。”“喂！”阿俐叫了起来。“现在就逃跑？太逊了吧！”“算了啦！你拷问她一个早上了，还不放过她？”若星轻柔地替丫丫绑头发。“反正一问三不知，说不定她还跟你来个相应不理，气死你！”“真不好玩。”阿俐将咚咚抱了起来，将下巴靠在孩子的头上。“逃避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要面对？”“当年你面对感情的时候，就没逃避过？”阿俐耸耸肩。“当然有，不过情况不同啊！我没爱上那么令人伤脑筋的人。”“就是因为这样才值得同情。”若星忧心地说。几天前港口边找到一具男尸，凯罗立刻疯了似地跑去看，等到确定不是葛无忧和崇焕然的时候，她还差点没当场感谢天地。

是东方梦远身边的斐珞……那种感觉很恐怖！这几天，凯罗看起来虽然很平静，和平常没什么两样，可是她知道她的心里一定很不好过！

阿俐无奈地抱着孩子。“他们都没打过电话来吗？”“嗯……”若星替丫丫绑好头发，温柔地亲亲孩子。“好啦！换咚咚。”咚咚快乐地跳出阿俐的怀抱，乖乖地站在若星的面前。“换我了！”丫丫则一副鬼灵精的模样，走到阿俐的面前，阿俐微微一笑。“漂亮小女生，要不要阿姨抱抱？”丫丫点点头，脸上有粲然的笑。

阿俐轻轻地抱起孩子，她们总不由自主地疼爱着这三个孩子，不只是因为他们可爱值得宠爱，更因为——或许他们再也得不到父亲的拥抱和宠爱……“这是什么玩艺儿？”凯罗瞪着崇宝所画的画，那上面五颜六色的很难看出究竟是什么东西。“你该不会是学孟齐画抽象画吧？”“当然不是！”崇宝听起来饱受侮辱。“这是你那两只小海马！”“海马？”凯罗讶异地睁大双眼，将那张画拿了起来左看右看。“海马？不会吧！”

有点像小狗倒是真的。”“看错边了啦！”崇宝气急败坏地将画反个方向。“你很笨耶！”凯罗这才笑了起来，摸摸他的头，说：“我跟你开玩笑的啦！画得很好啊！有没有给孟齐叔叔看过？”“有啊！我就是和他一起画的。”崇宝有点骄傲地挺起胸膛。“他说我很有画画的天分！”“瞧你得意的样子。”凯罗笑着看他。“说你好，你就起来了！”“我才没有，我说的是事实。”他得意地挑挑眉！

“你啊！”凯罗忍不住大笑，用力抓着崇宝的脚底搔痒。“不教训教训你，你越来越嚣张！”“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崇宝立刻大叫：“孟叔叔、阿姨们！救命啊！”“叫谁都没用，还不快认错！”“不认不认！就不认！”“不认？”凯罗邪邪地笑着。“好啊！千万别认错啊！千万别认！”她说著，双手已伸向他的腋下……“哇！”崇宝大叫着满屋子乱跑。“虐待儿童啊！”“我就是要虐待你！”凯罗也满屋子追着他跑。

崇宝跑到门口，将门一拉开便愣住了……“抓到了吧？”凯罗一把抓住他，才发觉他正呆呆地站着；她莫名其妙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她抬起头，才发现门口站了一个动人的女子。“你是……”“崇宝，不认得阿姨了？”是张旖信——崇焕然的妻子的孪生妹妹。

回到香港之后，梦远整个人都变了。

她比以前更加安静沈默；她总是定是的看着前方的某一个点，可是她做起事来却丝毫不留情！

过去的东方梦远赏罚分明，现在的东方梦远却冷血无情。

斐珞的死对她所造成的伤害远比他们所能想像的。

甚至远超出她自己的想像。

她连斐珞的尸体都不能好好的安葬，斐珞却无微不至的照顾了她十年；这十年来，斐珞陪她念书，斐珞替她打架，斐珞替她挨打，斐珞……斐珞……

“少主！”白虎堂的人轻轻地叫了一声。

“找到我爸爸了吗？”“还没有，不过找到阿基和阿龙了。”“人呢？”“一个在医院里，另一个我们带回来了。”手下打开门，门外站着伤得不成人样的阿基。

“少主……”阿基跛着脚冲了进来。“少主，你终于回来了！”梦远微微一笑，站了起来。“快坐下吧！慢慢告诉我所有的事。”阿基兴奋地点点头。“少主回来，我们就可以放心了。”“我爸爸呢？”“不知道……”他惭愧地低下头。“那天，我们四个人护着老龙头躲到小麻将间里，可是他们还是不

放过我们，一直追着不放手；我们让阿林和华仔带龙头跳窗户走，我和阿龙冲出去挡住他们……后来……后来我就知道了。”“立刻派人去找华仔和阿林。”“是！”梦远来到阿基的身边。“你伤得怎么样？要不要紧？”“我没事——可是阿龙……”“放心，我会让人照顾他的。”她静静地回答：“你们做得很好，我和我爸爸都不会忘记的。”“少主……”阿基有些讶异地看着她；东方梦远的表现太镇定，几乎不像她以前的表现。

“阿基。”葛无忧和崇焕然突然自梦远的身后走了出来。“你看起来像个木乃伊。”葛无忧不改幽默本色地看着他。

“无忧？崇焕然？”阿基兴奋无比地跳了起来。“你们——你们回来了……”葛无忧耸耸肩。“当然啦！不回来怎么行？不过这件事先别让其他人知道。”他朝阿基眨眨眼。“给他们一个惊喜好了。”“你们回来，那东方会就有救了。”阿基不停地点着头：“如果你们再不回来，我们可就完了！你们不知道，青龙堂和虎帮的人简直已经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……”“看到你这个样子，大概也清楚了。”葛无忧打量阿某一身的伤。“唔——连东方会第一打手都被打成这个样子，可见他们真的是目中无人。”阿基连忙将身上的绷带扯下来。“我没事的，只不过一点小伤！你们要做什么，可不能叫我一个人留着，我也要和你们一起！”“不行。”梦远淡淡地开口。“你中了三枪，不能再让你做事了。你回医院去休息。”“少主……”他哀求地看着崇焕然，“老大……”“你先回去，有事我们会去找你的。”崇焕然温和地说着：“反正也没什么人可用了，你真以为我们会让你休息多久？”“那好，我现在就回去！”阿基这才兴高采烈地点头退了出去。

“你们找到人了吗？”东方梦远语显焦躁地询问着崇焕然与葛无忧。

“没有，不过已经放话出去了，我想他们会尽快带老东方回来的。”崇焕然有些疲惫地揉揉眼睛，香港就这么点大，老东方还能躲在哪里？他们已经回来好几天了，几乎所有老东方可能去的地方，他们都已经找过了，却一点踪迹也没有。时间拖得越长，他们的心就越冷……如果再没有老东方的下落，那可能性只有一个——他死了。

“我不打算再等下去了。”东方梦远突然开口，声音冷冽得令人不寒而栗。

“东方会容不下叛徒，我要青龙堂堂主的命！”“不行！”崇焕然抬起眼。“在没有找到老龙头之前，我们不可以轻举妄动。万一老东方要是落在他们的手里，那怎么办？我们会害死他的！”“如果老爸真的落在他们的手里，那我想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要留着他的命？杀了他不是更好？”她坚决地说着：“斐珞是为我而死的，我不能让他白死！”“没人喜欢为你死。”葛无忧开口了。

“无忧——”葛无忧对崇焕然摇摇头，示意他别说话。“斐珞爱你这么多年，他当然不想为了你死；如果可以选择，他会选择为了你而活着；但是现在他已经死了，你要报仇是理所当然的，只是不要再牺牲更多的人了。老龙头如果落在他们的手里，那一定还活着，因为他会是他们牵制我们最好的武器！他们现在一定已经知道我们回香港了，你要青龙堂堂主的命，我随时可以替你拿回来；可是如果因此而害死了老龙头，你是不是也要找我报仇？”

“别在这个时候跟我要嘴皮子！”东方梦远气愤地瞪着他。“你希望我怎么做？你希望我坐在这里乾等消息？还是等下一具尸体……”“我希望你冷静！”葛无忧咆哮着打断她。“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只会拖累我们，你什么事地做不好！”冷静……东方梦远深呼吸三秒钟，却仍然无法停止内心翻搅的痛楚！

如何冷静？斐珞死了！

如何冷静？……她乌黑的眸子里没有冷静，只有混乱痛苦的神情。

葛无忧大步迈向她……“无忧！”崇焕然挡在东方梦远的前面。“你不要再逼她了！”“你闪开！”葛无忧用力推开崇焕然，一个箭步便走到她的面前，猛力握住她的双肩。“你醒一醒！”“无忧！”崇焕然强拉着他，试图将梦远和他分开。“你疯了！”“疯的是她！为了一个斐珞，她连老子的命都不要了！”葛无忧突然一巴掌打在东方梦远的脸上……清脆的响声，同时令他们愣住了！

崇焕然怔怔地看着东方梦远——她好像突然醒了，她好像是大梦初醒，却不知道自己在何处！……她茫然的眼里缓缓地流下了两滴泪水，火辣辣的五指印正清晰地浮显在她苍白的脸上。

葛无忧站在她面前，用着从来没有过的温柔眼神看着她，用着从来没有过的温柔口吻低低地对她说：“我在这里！”梦远傻傻地看着他，双手不由自主地揽上了他的肩，一声悲鸣终于倾泻出她所有的悲伤痛楚。

崇焕然深吸一口气，转身离开。

几乎忘记——江湖儿女——生离死别……

“我知道他一定会去的！”旖信淡淡地叹口气，黯然的的笑声像是讽刺般地传了出来。

“可是我就是无法忍受这一点。”她看着无涯的海洋，不由得停了下来。

“每次想到这儿，我就觉得心痛。”凯罗无言地跟在旖信的身后，他们之间的恩怨，她是不能说些什么的；她不过是个外人，只是不能明白旖信为什么要对她说这些？“我已经在这里住了两天了。从知道我姊夫到香港去了之后，就一直想来看看孩子们——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把他们带回台北去。”“带他们去台北？”凯罗讶异地。“为什么？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，而且我也答应过崇先生在他回来之前，会好好地照顾他们的。”“你跟我姊夫认识很久了吗？”凯罗笑了笑。“认真说起来的话，还不到一个月。”“他放心把孩子交给你，你们一定已经很熟了吧！”旖信黯然地。“我知道他是有资格替孩子们再找一个母亲的，毕竟孩子们都还小，而且他也还年轻，没理由叫他当一辈子的鳏夫……”“张小姐！”凯罗连忙挥挥手。“你误会了！我和崇先生只不过是——是……”是什么？连她自己都说不出来！

面对张旖信，她怔怔地思考着，她和崇焕然只不过是是什么？在其他人的眼里，她和崇焕然又是什么？她突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！

张旖信理解地点点头。“我知道，你不必解释些什么；我已经说过了，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，我只希望孩子们能过得好就可以了。”孟齐说张旖信是个性格暴烈的女子，但现在的她却丝毫也看不出有任何暴烈的倾向。

张旖信看起来有点寂寞，或许她的保护色强烈了一点；但是每个活在都会里的人，不都是如此的吗？“旖信——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？”凯罗有些不知所措地。“我大概太久没回到都市了，连话都不太会说了。”“当然可以，我不是也叫你凯罗吗？”她淡淡地笑了起来，笑容融化了她脸上那浓郁的萧索。

凯罗带着她坐在海边的一截枯木上。“我听孩子们说，你和他们的母亲是双胞胎？”“嗯，我家有双生子的遗传，我父亲也是双生子。”“你和你姊姊的感情一定很好。”“非常好。”旖信望着大海，轻轻地说着：“旖欢和我虽

然在性格上完全不同，可是我总觉得这是上天的安排。”她微微地叹口气。

沈黙了许久，她继续说：“我和旖欢一定是同一个人！”她笑了笑。“这种感觉是很难形容的！我们小时候，旖欢和我总会一个说一句话的上半部，另一个说下半部，从来都没有发生过错误！她过世之后，我总是觉得自己已经死了一半了……”凯罗毫无知觉地握住了她的手。“真好！我是独生女，我很羡慕有兄弟姊妹的人。

虽然旖欢死了，可是她还可以藉由你而活着。”她突然转过头看着她。“你不会有那种感觉吗？旖欢藉由你而活在这个世界上？”“会，可是我不敢有那种想法。”旖信的表情复杂。“那种感觉好可怕！就是因为那样，所以我不敢太接近姊夫。”旖信抱着头轻轻地说着，语气里有深深的恐惧。“我怕我会活得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！”凯罗怔怔地看着她，她的脸上充满了复杂的表情……“很好笑吧？”旖信黯然地垂下眼。“我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形容这种感觉，有时候我恨希望旖欢真的是藉由我而存在着；可是有时候却又感到恐惧、害怕……”她突然顿了一下。“我怎么会跟你说这些？”凯罗拍拍她的手。“或许是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有时候，有些话只能对陌生的人说。”旖信看着她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握在一起的手，似乎有些了解了……魏凯罗看似不拘小节，却容易让人真心……凯罗深吸一口海风的清新。“我有时候也会的。我心里藏了很多话，却不知到从何说起、对谁说起……”她微微一笑，居然对旖信眨眨眼。“你一定想不到，其实我已经决定不结婚的。”“不结婚？”“意外吗？”凯罗耸耸肩，站了起来。“很多年以前，我就已经决定了的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为什么？”凯罗淡淡地笑笑。“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幸福的婚姻，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结了婚却仍然幸福的女人，甚至连我的父母都是一样的，他们结了婚却又彼此仇视、彼此憎恨……”海涛汹涌，仿佛是她当年躲在墙角时的心情……“但是你的朋友不都是很幸福吗？”旖信摇摇头。“旖欢虽然已经去世了，但是当他们在在一起的时候，她却是幸福的小女人！并不是每个婚姻都是你所看到的那么糟的。”“或许吧！”她耸耸肩。“或许我的家族特别不受到婚姻之神的眷顾吧！至少我没见过我的家族中有那对婚姻是幸福的。”“所以你决定不结婚？”“该不会连你也打算劝我改变主意吧！”旖信无言，只静静陪着她看海。

各人头上一片天，她该说什么呢？每个人心中都有痛——谁能帮谁？谁又能劝得了谁？这两双看着大海的眸子，各有着不同的悲喜，谁又真能瞭解谁？

“只要你同意把东方会交给我们，那你还是我们的老大，我们会像过去一样尊敬你，绝对不会伤害小东方，或任何东方会里的人。”老东方悠闲地抬眼。“你不嫌烦哪？从早到晚要说几次？我都已经回答得烦了！”“你这么固执做什么？”青龙堂的堂主不厌其烦地坐在老东方的面前。“反正你也不要东方会和我们这些兄弟了，那么，由谁来掌管不是一样吗？”他笑着，端了杯水放在老东方的面前。“老大啊！我们兄弟几十年了，我的为人你也知道，何必弄得大家翻脸，这么难看呢？”“难看？”老东方一脸讶异地。“难看吗？哪里难看？我不觉得难看啊！我倒觉得现在这样不错啊！”他挥挥手，指指四周乱七八糟的环境。“这种地方，我平常想住都还求不到，现在你给我这个机会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！”“东方胜！”“别吼我，我耳朵没坏，听得很清楚，有什么话，你可以慢慢说。”“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！”他青着脸冷冽地说着：“别以为小东方带了人回来就有什么用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整个

香港都在我的控制之下，我要他们几条小命简单得很！

如果你还想活着看你的女儿，那么，你最好不要跟我耍花枪！”几十年的兄弟——老东方涩涩地微笑。“随便你，你要东方会的心，我是早就知道了，如果要给你也早就给你了，不必等到现在。”老东方冷冷地看着他。

“兄弟，你心狠手辣！东方会若给你，你只会害人，我宁顶毁掉它……”青龙堂堂主猛力一掌，挥在老东方的脸上！

老东方居然只是淡淡地笑了笑。

“你是给脸不要脸！”他冷冷地看着他。“无所谓，你不给，我一样拿得到！不过这可就要你付出比较大的代价了……”“代价是人说的。”门后传出了既陌生又熟悉的声音。

“谁？！”青龙堂堂主紧张地四下张望。

葛无忧和崇焕然的身影一左一右地出现在昏暗的灯光下：“你说呢？”

第八章

这么快吗？他不是一直以为自己在失去旖欢之后，不会再爱上任何女人，不会再陷入感情的漩涡了吗？或许那是不同的，魏凯罗和旖欢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，他不可能连自己的感情都混淆不清……

打电话回台湾之前，崇焕然并没有想过会是什么情形；他唯一希望的是，孩子们都过得很好，而且告诉他们，他很快就可以回到台湾。

这原本只是一通很单纯的电话而已，但所引发的效应，却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。

电话是凯罗接的，他听到她的声音，居然是那么惊喜、那么——甜美！他竟不由自主地想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……他忽然发觉，自己原来是一直在期待她接电话，一直希望能和她说说话的。

这个破天荒的发现却让他不知所措！

一直到挂上电话为止，他都还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反应才好……这时，旖欢温柔的笑容闪过他的脑际，背叛的感觉清晰得令他深深觉得愧疚和恐惧。

这么快吗？他不是一直以为自己在失去旖欢之后，不会再爱上任何女人，不会再陷入感情的漩涡了吗？或许那是不同的，魏凯罗和旖欢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，他不可能连自己的感情都混淆不清，但是……爱——是相同的，爱……葛无忧见崇焕然挂完电话后，神情竟一直呆滞着，不免担忧地问：“怎么了？家里有什么事吗？”崇焕然震了一下——“家”！

葛无忧不明就里地看着他。“老虫！”崇焕然怔怔地傻住了！“家”，凯罗什么时候变成了他家里的一分子了？怎么这么突然！

“崇焕然！”“啊？”他愣愣地。“什么？”“我问你是不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了？你怎么挂了电话之后就一直傻傻的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葛无忧审视着他，微微蹙起眉。“你没事吧？”“没事……”崇焕然心虚地摇摇头，刻意避开葛无忧的视线。“我只是在想一些事而已。”“什么事？”葛无忧精明地看出他的逃避。“是孩子的事？还是凯罗的事？”“凯罗会有什么事？”

他乾笑两声。“当然很好啊！刚刚电话就是她接的，她说崇宝已经学会游泳了，丫丫和咚咚也很好，他们几个相处得很不错。孩子们对魏小姐和孟先生夫妇一点怨言都没有，倒是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；丫丫和咚咚好像很喜欢魏小姐和孟太太，他们可不急着要我回去呢！”他一口气把话说完，葛无忧却睁大了眼看着他。“不会吧！问题这么严重？”“什么问题这么严重？”“我只不过是随口问问，你的回答却这么长？”葛无忧讶异地笑了起来。“最好笑的是，你居然还说你什么事都没有？”崇焕然摇摇头，瞪着他。“那你要我怎么样？是你自己要问的啊！我回答也不对，不回答也不对，那你想怎么样？”葛无忧走到他的面前，轻轻地、邪邪地笑着看他。“我不想怎么样，我甚至不会再多说一句废话！”他拍拍崇焕然的肩膀。“不过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——老兄，你的问题大了！”葛无忧幸灾乐祸的表情，让崇焕然真想一拳打在他那张充满了男性魅力的脸上。

还用得着他说吗？当他听到凯罗的声音的那一刹那，他就已经知道了！他的确有了大问题！

“睡前故事已经说完了，你们可以睡了吧？”凯罗几乎是心神不宁地将故事说完，天知道，她有多需要单独地静一静。“晚安了，好不好？”丫丫和咚咚的大眼睛仍然不放松地看着她。

凯罗求饶地看着她们。“小公主啊！阿姨已经说了三个故事了，还不睡？”丫丫爬出她的小棉被。“阿姨——三只小猪的妈妈为什么要出门呢？如果她不出门，大野狼就不会来了啊！白雪公主的妈妈为什么会那么早死呢？如果她还活着，白雪公主的爸爸就不会娶邪恶的后母了啊！还有，七只小绵羊也一样，为什么他们的妈妈都会不在家呢？”凯罗被丫问得哑口无言，两双大眼睛迷惘又无助地看着她，孩子们的心思永远是她想不到的！她怎么会选这三个故事来说呢？“我们的爸爸不在家，那妈妈也不在家，是不是会有坏人来抓我们？就像大野狼一样？”咚咚小小声地问着，眼里满满都是恐惧。

“当然不会。”凯罗微笑地回答：“你们还有阿姨和孟叔叔、孟阿姨啊！当然不会有坏人来抓你们；就算有，阿姨和叔叔也会保护你们的。”“是不是只要爸爸妈妈都在，就不会有坏人了？”“也不是这样的……”凯罗搜索枯肠地想着如何回答这个严肃又重要的问题。“有些坏人随时随地都会出现，只是他们比较喜欢在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来骗小朋友的；你们看，三只小猪和七只小绵羊都很聪明，所以没有被大野狼吃掉。”她微笑地看着那两张稚嫩的小脸。“丫丫和咚咚都很聪明啊！所以不会有坏人来抓你们的。”“那，如果爸爸也娶一个邪恶的后母怎么办？”“不会的！”她有些欲哭无泪了。“你们的爸爸也很聪明啊！怎么会娶一个邪恶的后母呢？”她们微翘的小嘴，看起来对她的回答实在不怎么满意。

凯罗无奈地将丫丫抱回棉被里，再温柔地吻吻她们的脸颊。“乖乖的睡觉，好不好？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说，可以吗？”“我不要爸爸娶邪恶的后母。”丫丫坚决地说：“我才不要到森林里和七个小矮人一起住呢！”“我也不要……”凯罗严肃地点点头。“我会告诉你们的爸爸的。”等她们都乖乖地闭上眼睛之后，凯罗才松了口气关灯走出房间。客厅里，孟齐和若星都还没有睡，她无奈地高举双手。“我投降！不管你们打算如何严刑拷问我，我都只有一个答案：不知道！”“有这么可怕吗？”孟齐笑了起来。“坐下来喝杯酒吧！你这几天也够累的了。”“因为我很累，所以我想睡觉。”凯罗哭丧着脸

回答：“可不可以放我回去睡觉？”“如果你比较喜欢由阿俐来担任拷问官的话，那当然可以。”若星笑眯眯地回答。

“你们这是精神虐待嘛？我都已经说不知道了……”凯罗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，眼神无助地看着他们。“我真的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！”“放心！”孟齐端了杯酒交给她。“我们什么都不会问的，只是想喝杯酒而已。”“真的这么简单？”她狐疑地看着那杯酒，那表情似乎是在怀疑酒杯里是不是暗藏了什么机关似的！

“你不要这么紧张，行不行？”若星微笑地安抚她。“我们真的不会问的，当初你不也什么都没问我吗？我很感激你那时候什么都没问我，没给我任何压力。”“那么，这算是报恩吗？”凯罗看着那琥珀色的液体，无奈地笑笑。

“我真感谢那时候的我。”“别这么委屈。”若星拍拍她的脸。“你想说的时候，我永远会听的；既然你不想说，我们又何必强迫你呢？我是想和你谈谈丫丫和咚咚的事。”“她们怎么了？”凯罗不由自主的紧张了起来，看在孟齐和若星的眼里，他们忍住了笑意，互相交换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……“你设计我？”“没有！”若星连忙摇头。“你不觉得咚咚太胆小了吗？我听丫丫说，咚咚在学校总是被取笑，连老师也不喜欢她！今天咚咚还被罚站，原因是她没说故事。”“什么？”若星点点头。“我觉得我们应该到学校去和那个老师谈一谈，她对咚咚太严格了。”“丫丫怎么没跟我说？”“她是想说啊！可是你接了电话之后，就一直愣愣的，她跟你说也没用。”若星斜睨她。“你没空听她说。”“我……”凯罗泄气地垂下眼。“对不起……”“对不起什么？”孟齐微微一笑。“有问题的并不是我们。这件事我和若星本来是打算等崇先生回来再告诉他的，可是考虑到孩子的教育最好不要拖延，才会先跟你说的。”孟齐淡然地看着她。“其实这和你也没什么关系的，不是吗？”“别套我的话，你们明明知道我关心那三个孩子的。”凯罗深吸一口气，将酒一仰而尽之后，站了起来。“我先睡了。”若星和孟齐相视而笑。命运总是很难说的！谁会想到，坚决不婚的魏凯罗会爱上一个有了三个孩子的男人？“她以前跟我说过她不想结婚，可是却很喜欢孩子，她说可以领养，也可以做手术……”若星开心地摇摇头。“现在什么都不用了，光是现成的孩子就够她忙的了！”

“你很希望凯罗和崇焕然有结果？”他走到她的身边，温柔地拥着她。

“当然。”若星抬起头凝视丈夫。“我们是这么的幸福，我希望凯罗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幸福啊！不管是葛无忧或者崇焕然都好，只要相爱就好了。”我们这么鼓励这件事，如果将来凯罗不幸福呢？”若星在孟齐的怀里微微动了一下。“我不知道。任何事都会有风险的，婚姻更是一生莫大的赌注！我们也不是一定赢的，不是吗？凯罗不是没主见的女人，她不会因为我们全都赞成就改变自己，我只是希望我们能推她一把而已。”“我现在才知道，你原来是个小鸡婆。”孟齐温柔地吻着她的额头。“就看不惯人家孤家寡人的是不是？”“后悔啦？”若星不服气地抬抬下巴。

“当然不敢。”孟齐吻吻她的唇，低低地说着：“可是不知道我的老婆愿不愿意管管她寂寞的老公啊？”温柔的灯光中，孟齐和若星缱绻的身影，淡淡地映在落地窗上……婚姻是场冒险——一场各式各样的冒险——如果赌对了，人生便没有遗憾……

“在他们的嘴巴还没闭上之前，葛无忧和崇焕然已经把他们都摆平了！”老东方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，而且得意得不得了。“光是想那时候的情

形，我就高兴！我就开心！他们真不愧是我教出来的两员大将！”“老爸，事情还没解决呢！”东方梦远忍不住提醒他。

“我知道、我知道。”老东方耸耸肩。“可是他们俩既然已经回香港了，这件事也不用我解决了嘛！你们年轻人想怎么做，就怎么做，不就成为了吗？”

“老爸！”东方梦远无奈地瞪着他。“崇焕然只是回来帮忙，他不会留下来的！”“我知道焕然不会留下来。”他理所当然地回答：“可是葛无忧呢？你身边还有葛无忧嘛！他总不会放下这一堆烂摊子叫你一个人收拾吧？”“葛无忧……”她突然想到被设计的事，不由得生气地跳了起来。“我还没跟你算帐呢！为什么和葛无忧联合起来设计我，让我跑到台湾去？”老东方愣了一下。“别对老爸这么凶啊！我是你爸爸耶！”“就因为是我爸爸，所以我才生气！”她气愤地。“别人设计我，那也就算了，居然连自己的老爸也设计我！想解散东方会，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，要用这种方法来骗我离开香港？这次是你命大没事，如果你有什么意外，你叫我怎么办？”老东方自知理亏，也就乖乖地让女儿吼他；没办法，是自己做错了嘛！

“老爸！”“我听到了啦！我那时候不是也建议你派其他的人去吗？是你自己不肯的啊！现在又这么凶……”他咕哝着。

“派其他的人去有什么用？他们根本不是葛无忧的对手，更何况还加上个崇焕然……”“我看，不是这样的吧？”老东方终于抓到她的小辫子，得意洋洋地挑挑眉。“焕然根本不会管那件事的！你只是担心派出去的人真的会把那家伙抓回来让我做成标本吧？葛无忧虽然厉害，可还没厉害到没人可以对付他哩！我那时候一生气说要把他做成标本，你就自己说要去了！”“我——”“我什么？”他笑看女儿渐渐红起来的脸蛋；心想，这几天梦远和葛无忧之间很奇怪，有眼睛的人都看出来，更何况还是他这个老头子！“梦远，你是爱上葛无忧了吧？”“老爸！你在胡说什么啊？”她焦急地反驳。“你是想我嫁人想疯了是不是？我和葛无忧认识十年了，要是能谈恋爱，我们不早就儿女成群了吗？还等到现在！”“是啊！只可惜我女儿天生一个白痴脑袋，别人怎么对她，她却怎么样都看不出来；而且连自己心里怎么想，也弄不清楚！”老东方微微叹了口气。“梦远啊！斐珞已经死了，你也知道我们这种人是很容易死的嘛！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才后悔，会来不及的！”斐珞……他轻轻地拍一拍女儿的肩头。“梦远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你和葛无忧之间也拖得够久了，如果他不爱你，他就不会跟你回香港的，你们……”“龙头！葛无忧来了。”老东方耸耸肩。“那好，来了就好。你和他好好谈谈，我累了。”老东方缓缓地往房里走去，突然又转过身来。“喂，要把握啊！”他居然俏皮地朝她眨眨眼！

“老爸！”东方梦远又好气、又好笑地嚷了起来。“你——”“怎么？老头子刚回来，你就找他吵架啦？”葛无忧慢慢走进来，原本早已熟识的身影，现在在东方梦远的眼中，不知怎地却变得有些陌生……她竟尴尬得不知该如何面对他。“你——怎么来了？”葛无忧挑挑眉。“不是老头子叫我来的吗？”“老爸他……”梦远不知所措地挥挥手。“他……”“怎么了？”他奇异地看着她，“怎么这样吞吞吐吐的？老头子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？”她总不能对他说，老东方是打算把女儿嫁给他吧？梦远微微苦笑。“当然是为了东方会的事啊！他想问问你的意见。”“会里的事？”葛无忧讽刺地笑笑。“会里的事什么时候开始要问过我的意见来着？你们想怎么做，就怎么做吧！”“怎么这么说？你是东方会的大将，东方会的事当然要问过你的意见。”“我

不想管这些事。”葛无忧摇摇头。“你们决定怎么做就怎么做吧！”“那你呢？”东方梦远紧接着问出了这一句。

“我怎么样？”梦远走到葛无忧的面前。“你怎么打算？如果我解散东方会，你会怎么做？如果我决定让东方会继续下去，你又作何打算？”“我怎么打算对你很重要吗？”他抬起眼看着她。“以前你可不管我到底是留，还是走，怎么现在我的去留变得这么重要？”“你……”梦远瞪了他三秒钟。“好！既然是这样，那就没事了！你有事就先走吧！”“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有事？”“葛无忧！”梦远气愤地嚷了起来。“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得罪你了吗？”葛无忧静静地坐在原位，什么话也没说，甚至没看她一眼，到像是打算就这么坐着不动似的。

东方梦远气得几乎要暴跳起来。“随便你，你不走，那我走好了！”说完，她转个身真的走了！

他叹了口气，懊恼地耙耙头发，如果这也算是一种进展的话，那他应该要高兴了，至少他已经可以轻易地激怒了她。天知道，东方梦远在大部分的时候，冷静得叫人无法忍受！

他到底想怎么样？他也不知道。

该说什么？说：我不想你继续统领东方会？说：我已经厌倦了这种刀口舔血的日子了？说：我希望和你一起生活？想到要说这些话，那不如叫他死还来得痛快一点！

不过——他当然也可以不说，如果他甘心继续等下去的话……

事实上，香港已经没有崇焕然的事了，他现在就可以回台湾了；如果他要走，随时都可以走，可是他却不想走了。

不想回台湾、不想离开香港，当然不是因为香港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，而是台湾有他不想面对的人、事、物……承认自己对感情的怯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甚至他觉得可怕，觉得自己可怕……仿佛有个“不忠”的牌子挂在他的身上似的，他如此轻易的转移了对旖欢的爱情，轻易地背叛了他和旖欢十年的感情！

维多莉亚港的夜色明亮如晨，崇焕然坐在港边看着无数的霓虹灯闪烁着举世闻名的光亮，他只觉得孤独。

突然，他想起他所居住的小渔港，那儿的景色深印在他的脑海中；他荒谬地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夜色比得上那个小小的渔港，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海洋像小渔港那样的蓝。

因为那里有魏凯罗和他的孩子们……“想什么？”由于他想得太入神了，居然没发现有人站在他的身后。

他愣了一下，回过头一看，原来是东方梦远。“你怎么来了？”“到家里去找你，你不在，我想你大概会在这里，所以就来了。”东方梦远在他的身边坐下来。“听葛无忧说，你还不打算回台湾？”崇焕然无言地注视着港口的夜色。

她微微一笑。“我以为你急着回去呢！那时候不是说两个星期的吗？现在已经到期了。”“想把这里的事彻底解决之后再回去。”他只好随便找个理由来搪塞。

“东方会的事已经解决了，老爸也已经救出来了；虎帮的人也退回去他们的老窝，不敢再出现了；叛徒虽然还没抓到，不过那只是早晚的事；我们

的地盘一块也没减少，如果真要整顿的话，很快就会恢复原状的。我不知道你所说的把事情彻底解决是什么意思？我还漏了什么吗？”崇焕然抬起一块小石子往水里扔，一个小小的涟漪迅速荡了开来，然后又迅速的消失在水面下——多么像人生中所发生的大小事件，看起来总像是过去了、消失了，其实不过是隐藏在水面下看不见罢了！

“你来找我，就为了问我为什么还不回去？”东方梦远微微扯动嘴角。“其实不是，你愿意留下来，我当然很高兴，我只不过是随便找个藉口罢了。”藉口？为什么而找的藉口？”“可以出来走走，找人说话的藉口。”崇焕然讶异地看着她，这才想起刚刚葛无忧说要到她那里去，而现在她却出现在这里——“你和无忧之间有问题吗？”梦远耸耸肩。“大概吧！刚刚见过他，不过他却阴阳怪气的把我给惹火了！”“把你惹火了？”焕然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“怎么你最近很容易发脾气？以前不管他怎么招惹你，你都懒得理他的。”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她摇摇头，神情有些迷惘。“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对。”她看着他。“你觉得呢？”“那要看你所说的是什么事。”崇焕然挑挑眉。“如果你问的是葛无忧的事，那我可能爱莫能助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你和葛无忧之间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！你们自己都想不出办法来解决，我又会有什么好办法？你们都比我更善于处理这种事的。”“是吗？”她涩涩地笑了笑。“我怎么不觉得自己善于处理这种事？”“你的问题在于你们谁也不肯先表白自己的感情；两个人都太骄傲了，谁也不肯先开口。”他有点无奈地看着她。“其实，你和葛无忧早就应该在一起了，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一直坚持下去？”东方梦远没有回答，因为她没有答案。

或许正如他所说的，她和葛无忧都太骄傲了——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觉得难过？为什么会有一种想哭的冲动？为什么……她垂下眼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，怎么办呢？对葛无忧，她一点办法也没有，自尊和感情在心里挣扎、缠斗着，难道承认双方的感情真的这么难吗？“梦远……”崇焕然轻轻地拍拍她的肩。“别这样啊！我……”“我应该怎么办？”她抬起眼，迷惑地问着，眼里尽是脆弱。“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……”他无奈地摇摇头，他连自己的感情都束手无策了，又怎么能给她什么建议？感情的事根本找不到建议！

他们相对无话……“东方梦远！”不知哪来的呼喊声，崇焕然愣了一下，根本没有考虑，立刻将她挡在自己的身体后面……然后一声枪响——“焕然！”这是东方梦远的惊叫……接下来又是两声枪响——维多利亚港边的海鸟应声狂乱地群起飞舞……

第九章

葛无忧跳了起来。“我已经爱你十几年了！现在不说，难道要等到我们老得进不了结婚礼堂的时候才说吗？”东方梦远气愤地瞪着他。“高兴说的时候说，不高兴说的时候冷得像块冰！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”

前天一通电话，他对崇宝说暂时还不能回来，他说要等事情彻底解决之后才会回来，他说不会很久的，或许再过一个星期吧！

一个星期——其实也不知道自己期待的究竟是什么？是崇焕然的电话？还是崇焕然回来的身影？早就知道不该陷入感情的漩涡的，现在的自己仿佛是被锁在牢笼中的飞鸟，望着天空徒然叹息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最可笑的是锁住凯罗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她自己。

这种感觉好可怕！

她什么地方都去不了，她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，一切的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……崇焕然那通电话之后，她一切都变了；她变得无所适从、变得焦躁不安，过去的潇洒和自在全都消失在那通电话之中了！

崇焕然是她郁卒的原因，他或许不明白这点，可是她却清清楚楚的知道：他是她的郁卒！

好恨这种失去自在的感觉！

恨得她想逃……“凯罗！”若星急急忙忙地向她冲了过来。“凯罗！”“怎么了？”“香港那边打电话来，说崇焕然中枪了，现在人还在医院急救！”凯罗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。“有没有说严不严重？”“是葛无忧打来的！他没说，不过我听他的口气好像不怎么乐观！”凯罗强作镇定。“孩子们知道吗？”“我不敢告诉他们。”“先别说，我现在立刻就到香港去！”

香港圣母医院加护病房外，葛无忧和老东方全都神色凝重地守候着，他们已经一天一夜没睡了。

崇焕然中了三枪，东方梦远因为有崇焕然当挡箭牌，所以只中了一枪；可是两个人的伤势全都不轻，现在都还在加护病房里观察。

葛无忧愧疚得险些撞墙而亡……如果不是他故意气走梦远，她也不会跑去找崇焕然，她不去找崇焕然，当然也不会被盯上，那么他们两个人现在应该都平安无事的坐在家才对。

老东方看起来很疲惫，似乎一下子老了十岁以上！

“龙头，你先回去吧！这里有我就行了！有任何的消息，我会立刻打电话告诉你的。”“不行！我要留在这里。”老东方坚决地摇头。“除非我知道他们两个平安无事，否则我是不会回去的！”“对不起……”“我说过多少次了，这不是你的错！你听不懂吗？”老东方有点生气地轻嚷着。

“这根本不关你的事！”葛无忧低下头，怎么会不关他的事？这明明……

“龙头！”两个手下押着一个女子走了进来。“她……”“放开我！”凯罗气愤地吼着。“我是来探病的！”“凯罗！”葛无忧立刻站了起来。“放开她！”

“是！”“无忧！”老东方莫名其妙地。“这位是——”“她是魏凯罗。”葛无忧替他们介绍。“这是东方会的龙头，梦远的父亲。”凯罗草草地朝老东方点点头。“现在怎么样了？”“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？我以为你明天才会来。”“我到机场去等位子的。”凯罗从加护病房的小窗子看进去，崇焕然的上半身全是绷带，另一张病床上的东方梦远看起来也好不到哪里去。“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医生怎么说？”“还不知道，还没度过危险期。”葛无忧垂着头，黯然地回答。“医生说要看今天的情形。”凯罗在椅子上坐了下来，眼里尽是慌乱与不安。“怎么会这样？不是说已经没事了吗？为什么还会中枪？”“凯罗……”无忧想了想，只好转移话题。“孩子们知道吗？他们现在好不好？”

“很好，我没让他们知道这件事。”“那你……”“他们不知道我到香港来，我说我有急事，一两天就会回去的。”“对不起……”葛无忧涩涩地说着：“害你这么着急地赶过来。”老东方看他们的样子和所说的话，大概已经知道了，

他想了想。“无忧，你先带这位小姐到饭店去吧！她这么急着赶过来，一定很累了。”“不！”凯罗立刻摇头，一接触到他们的眼光，她才知道自己的反应有多激烈！她勉强笑了笑。“我不累！我想留下来。”“可是——”葛无忧摇摇头。“没关系，乾脆大家都留下来好了。”

“妈妈真的和阿姨长得一模一样吗？”“当然啦！”旖信轻轻地摸摸丫丫和咚咚的脸。“丫丫和咚咚不是也长得一模一样吗？妈妈和阿姨也是一样的。”两个小女孩专注地看着旖信的脸孔，甜蜜地笑了起来。“那妈妈也和阿姨一样漂亮啦？”“不对！”旖信朝她们温柔地微笑。“妈妈比阿姨还漂亮。”她抱起两个小女孩坐在沙滩上看着湛蓝的大海。“妈妈又温柔、又漂亮，比阿姨好多了！而且妈妈比阿姨更爱你们啊！”丫丫和咚咚安静地听着，小脸蛋上泛起快乐的笑容。“那妈妈是不是很喜欢丫丫和咚咚？”“当然很喜欢啦！”咚咚转个身看着旖信。“阿姨，妈妈是不是很想念咚咚？”张旖信点点头，眼眶一阵温热，喉咙中有个硬块渐渐形成——旖欢是不是很想念这三个孩子？旖欢是不是也期望可以经由她的眼看到她亲爱的孩子？“阿姨！你怎么了？为什么哭啊？”咚咚的小手轻抚她的脸，泪水顺着孩子的手缓缓地往下流。“是不是阿姨也想念妈妈？”“对啊！”旖信哽咽地微笑。“姨很想念妈妈……”丫丫和咚咚甜甜地抱着她。“姨，别哭，我们陪你想念妈妈……”“嗯……”丫丫在她的怀里动了一下。“爸爸一定也很想念妈妈……丫丫和咚咚都很想念爸爸，他为什么不回来？”“他很快就会回来了！”旖信终于放开她们。“爸爸不是说过，他很快就会回来了吗？”“凯罗阿姨也不见了……”咚咚垂下眼睑。“为什么他们都要走？是不是我们不乖啊？要不然他们怎么都不回来？”“傻瓜！当然不是！”旖信忧心忡忡地想起崇焕然到现在都还生死未卜……“阿姨！”张旖信摇摇头，努力展开笑容。“他们很快就回来了，放心吧！爸爸和阿姨都很快就会回来了！在她们还没回来之前，咚咚和丫丫都要乖乖的，知道吗？”“知道了。”她们的两双大眼睛闪烁着乖巧的光芒。

而一股暖暖的温柔自旖信的心底泄出，她们几乎等于是她的孩子一样……凯罗——她的脑海突然闪过她的身影……“你们喜欢凯罗阿姨吗？”“喜欢。”旖信温柔地看着丫丫和咚咚。“如果凯罗阿姨当你们的新妈妈，你们会开心吗？”丫丫和咚咚面面相觑，最后两人都小心翼翼地点点头。“喜欢。”这就对了！

东方梦远先离开加护病房。她清醒过来之后，医生宣布她已经度过危险期。但崇焕然却仍毫无动静，连医生都无能为力地摇头，而且从医生的表情看起来，情况显然是很不乐观的！

凯罗愣愣地守在加护病房的外面，她不说、不动、也不喝！

原来这就是她一直恐惧的感情——连逃的地方都没有！

在病房内，葛无忧坐在东方梦远的床沿，低声说着：“我——真的很抱歉！”梦远静静地躺着，仿佛没听到葛无忧所说的话。

“梦远……”“焕然呢？”她沙哑地问。

“还没醒过来。”当她从加护病房出来的时候，看到凯罗在病房外面等着；凯罗的神情像是除了崇焕然之外，已经没有任何可以让她活下去的理由了！

第一次见到凯罗，她已经知道他们之间会有续集；魏凯罗太特殊了，

她不会只在他们的生命中草草掠过。

东方梦远一直以为那个人是葛无忧——当葛无忧和魏凯罗在一起的时候，她努力告诉自己——她不在乎！

她什么都不在乎！

可是，在她脑中所有的细胞开始运作之前，她的感情已经凌驾了一切、控制了一切！

她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会变上葛无忧，从十几年前开始，她便一直这样否认着！

到后来，她索性否认了所有的感情；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生变得简单多了！

就像她否认了斐珞——否认了葛无忧——直到太迟了的那一天，她才狠狠的哭泣。

小酒店爆炸的那一刻，她全身的血液都冰冷了。葛无忧和魏凯罗在一起的景象，始终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

她希望他们死了——但她却又希望葛无忧活着——这种卑劣的想法，让她觉得自己好可怕！

然后，斐珞为了救她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——她只觉得死的应该是自己！

东方梦远是个那么卑鄙的人，她怎么值得斐珞的一条命？崇焕然呢？——泪水顺着她的双颊缓缓滑落——天！

“梦远！”葛无忧的脸色苍白。“你不原谅我？是因为焕然？”“焕然？”她怔怔地看着他。“你在说什么？”葛无忧是弄巧成拙了？难道一直以来，梦远对他根本没有感情？难道梦远一直爱着的是崇焕然？“如果——如果你现在告诉我，你爱的是崇焕然——那——我会理解的……”葛无忧艰涩地说着。

东方梦远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慢慢回答：“为什么要找藉口？替你自己找个不需要许下承诺的藉口那么重要吗？我爱的是谁重要吗？”葛无忧愣愣地，她在说什么？“如果你不打算承认你对我的感情，我不会怪你的，可是……”她忍不住哭泣。

“为什么一定要把我往别人的身上推？我就这么让你厌恶？”“我……”

“算了……”她微微苦笑。“算了！我不想听。”葛无忧跳了起来。“不可以不听！我爱的是你，我已经爱你十几年了！现在不说，难道要等到我们老得进不了结婚礼堂的时候才说吗？”“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”东方梦远气愤地瞪着他。“高兴说的时候说，不高兴说的时候冷得像块冰！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”“那是因为……”葛无忧为难地挥挥手。“因为……”“因为什么？”他的心防终于溃决了。“因为我怕被你拒绝，可以了吧？你拒绝其他人的样子，我看多了；如果我也落到那种下场，那我还要活吗？”“胆小鬼！难道你现在不怕？”东方梦远忍住笑意，装出严肃的表情逼问著。

“我说过我不怕吗？”“那……”葛无忧握住她的手，深情而温柔地说：

“我当然还是怕，可是现在不说，我怕我再也没有机会说了！”梦远紧紧地握住这等了十多年才到手的幸福，泪水竟不由自主地滑落下来，只是这次的泪——有人替她接住，有人替她拭泪，她将再也不孤单了！

“无忧！”病房的门突然打开，老东方冲了进来。当他一看到他们深情的样子，老东方立刻踩住煞车。“对不起——我出去敲门！”“不必了啦！”无忧

笑着站起来。“什么事？是不是焕然醒了？”“他是醒了，可是魏小姐说要走了！”“什么？”

“已经知道崇焕然没事了，他会好好活着那就够了。”凯罗对自己这样说著。

何必去见他？反正也已经知道他没事了，不是吗？凯罗加快脚步往医院外面走，她决定要离开这里！

“凯罗！”葛无忧追了上来，并抓住她的手。“为什么要走？”凯罗故意转个身不让他看见她的脸。“崇焕然已经没事了，我得回台湾去。”“为什么没见过他之后再走？你已经等了两天了，难道不想亲眼证实他没事吗？”“医生不会骗我的。”“凯罗！”葛无忧将她的身子转过来，却惊见她一脸的恐惧！他怔怔地注视着她。

“你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吗？”“我没事……”她紧张地抚抚头发，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正常一些。“我只是有点累了……”“既然累了就休息一个晚上再走。”葛无忧硬拖着她往医院走去。“我们先去看看焕然，然后我再带你到饭店去。”“不要！”凯罗用力甩开他的手，连连往后退了几步。“我不去！”“为什么？”葛无忧不解地看着她。“你究竟怎么了？听到他受伤的消息便立刻从台湾飞过来，守在病房外面，两天两夜不吃、不喝、不睡；现在他好不容易从鬼门关回来了，你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？”凯罗慌乱地摇摇头。“我就是不想见他，没有任何理由！”“凯罗……”“你不要逼我！”她狂乱地睁大双眼，充满血丝的眸光让葛无忧愣在当场。

凯罗慢慢地往后退，她像是怕他突然冲上来把她拖进医院里去似的！

葛无忧理清头绪后温和地开口：“好！不见他，可是你要怎么回台湾？没有机票怎么回去？”“我有机票。”凯罗连忙将口袋中早已经皱成一团的机票拿出来给葛无忧看。“你看！我那时候买的是来回机票！”“至少让我送你去机场，你不会说广东话很不方便的。”凯罗谨慎地看着他，好一会儿才缓缓地点点头。

葛无忧慢慢的走向她，叹了口气。“我不知道你究竟是怎么了，可是我们是朋友啊！”

我们还一起出生入死过，难道你忘记了吗？”“我没忘。”凯罗深吸一口气，镇定一下自己过于紧张的心神。“我很抱歉！刚刚我不是故意要对你凶的。”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葛无忧带着她走到停车场，将自己的车门打开。“上车吧！”凯罗坐进他的车子里，僵硬地摇摇头。“没什么——我说过我只是有点累……”“累会让你怕成这个样子？”“如果你还是打算继续追问下去的话，那我还是下车好了！”她说着，真的伸手去开车门！

“好好好！我不问了！”葛无忧高举双手投降。“不问了，可以吧？你别这样！”“送我到机场！”“连吃顿饭都不行？”“不行！”

“她怎么了？”阿俐不明白地低声问着：“怎么从香港回来之后就变了个人似的？崇焕然不是没事了吗？”“是啊！”若星也无奈地点头。“是没事了！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是怎么了？葛无忧说她连崇焕然都不见就坚持要回来。”阿俐搔搔头，莫名其妙地说：“她到底怎么了？你发现了没有？她连孩子都不接近了，好像他们身上有传染病一样！”“就是这样我才担心。”若星看着正坐在阳台上发呆的凯罗。“问她，她什么都不说！不是发呆，要不然

就是像只困兽一样在房子里走来走去。看她这个样子，我真的很难过！”“崇焕然什么时候回来？”“大概等伤好一点的时候吧！他伤得不轻，恐怕没那么快。”阿俐看着阳台上凯罗的背影，突然轻呼一声。“我知道为什么了！是为了崇焕然！”若星看了她一眼。“这算什么答案？我也知道是为了崇焕然，问题是为了崇焕然什么？”阿俐同样看她一眼。“你还记不记得凯罗以前说过的话？她说过，她这一生都不会爱上任何人，也不会嫁给任何人的对不对？可是现在她爱上崇焕然了啊！这对她来说一定很严重嘛！”阿俐说着，不由得摇摇头。“搞什么？又不是世界末日！能够得到感情是件很值得高兴的事啊！”“对凯罗来说，这大概比世界末日还糟糕。”若星叹口气。“她从来不会这样的！”

我只知道她对感情恐惧，可是没想到她会恐惧到这种程度。她没逃跑，已经是够好的了！”“什么意思？”“凯罗以前也说过，她的父母彼此仇恨的不是吗？她怕自己有一天也会变成那个样子。”“那怎么办？”阿俐一下子没了主意。“这种事难道还可以证明的吗？她要是真的不信，没有勇气去尝试，那我们说什么还不都是自说？”“不知道。”若星无奈。“躲也躲不掉的。”阳台上的凯罗突然回过头来。“谁说躲不掉？”阿俐吓了一跳。“你都听到了？”“你们不是说给我听的吗？”凯罗苦笑着走进客厅。“我已经决定了！”“决定什么？”“去环游世界！”“你说什么？”阿俐和若星同时惊呼：“你不是认真的吧？”“当然是！”凯罗认真的点头。“我还有我爷爷留下来的那些钱啊！那些钱足够我环游世界了！”“喂！那是要拿来做好事的钱！”阿俐立刻叫了起来。“我——我已经找到需要用钱的人了！他们很惨的，如果没那些钱，那、那个孩子就死定了！”她拉拉若星。“若星也知道的！”黎若星连忙点头。“对！那——那个孩子是个——是个受虐儿！他很需要用那些钱的！”“男孩还是女孩？”“男孩！”“女孩！”若星和阿俐异口同声，这个谎当然不攻自破；凯罗冷眼看着她们俩。“下次要说谎，请先套好招。”“凯罗！”阿俐气急败坏地。“你搞什么嘛！根本什么事都没有，为什么要做这种决定？太不合理了啦！”“你们不必再劝我了！我已经决定了，现在最需要帮助的人就是我，如果我再留下来，那才真的不合理！”“可是……”“我明天就回台北去办手续。”“那孩子们怎么办？”若星挡在她的面前。“你不能就这样丢下他们，是你答应要照顾他们的！”“我知道你和孟齐会好好照顾他们的；崇焕然也快回来了，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。”“你也要离开我们？”崇宝的声音突然出现，门一打开，三个孩子手牵手站在那里。

“崇宝……”凯罗连忙走到他们的面前。“我是因为……”“我不想听！”崇宝气愤地吼了起来，他猛然将咚咚推到她的面前。“你自己看！”咚咚的脸上居然有个巴掌痕！

凯罗硬生生地将即将脱口的咒骂吞了进去，她轻轻地握着咚咚的手。“怎么会这样？谁打的？”咚咚的眼里有满满的泪水。“阿姨不要走……”凯罗的决心因着这声呼唤，迅速沦陷！

“是谁打咚咚的？”她强忍着怒气问。

“是老师……”丫丫低声回答：“咚咚要上厕所，可是老师一直说等一下，咚咚忍不住，所以……”“所以就打她？”“老师有说对不起……”凯罗气得脸色发绿。“我现在就去找她！”“阿姨……”咚咚拉住她的衣角。“不要走嘛！我没关系——我已经不痛了——你——你不要走……”“不要她！”崇宝哭着拉起两个妹妹往房里冲。“要走就走好了！统统走！我们不需要你照

顾，我讨厌你！”“崇宝！”门“碰”地一声被甩上，凯罗伤心地跌坐在地上——其实已经来不及了，在她发觉之前，她已经投入所有的感情了！

而且她的感情已经沦陷了！

“如果你走，将来会有三个孩子和你一样，再也不相信感情，没有勇气付出感情，他们将来会让所有爱他们的人心碎。”阿俐轻轻地说着：“你走了，伤害的不只是你自己。”凯罗抬起泪眼。“如果我留下，或许他们会有一个像我一样的童年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一个充满了憎恨、无助、忿怒的童年！”“你有能力改变的！你不是你母亲，崇焕然也不是你父亲，你们或许不会步上他们的后尘！”“我不相信。”凯罗疲惫地笑了笑，站了起来。“我不相信神话！”

第十章

旖欢在似梦似幻中来到崇焕然面前——“一直希望你过得快乐，不管是经由什么样的方式都好。我不要你为我哀悼，我不要你孤独的生活，我喜欢魏凯罗，因为你也喜欢她，你没有背叛我。”

崇焕然愣愣地看着葛无忧，看他正在替他收拾东西。“你在做什么？”“看不出来吗？我在替你收拾东西出院。”他连头都不抬地回答。

“我知道你在替我收拾东西，可是我可以出院了吗？医生没说啊！”“怎么？你还没住过瘾？还打算留下来？”崇焕然还是不了解。“可是我的伤还没好，为什么要出院？”“因为你身上受的伤容易好，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治；可是如果心受了伤，那就麻烦了，恐怕就无可救药。”“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”葛无忧将手中的衣服扔向他。“我说什么都不重要！反正你先换衣服就对了！”“为什么要换衣服？”崇焕然坚决地坐在床上不肯动。“你不说清楚，休想我会换衣服乖乖的跟你走。”“说什么？你不想念孩子们吗？你已经离开台湾一个月了！孩子们怎么样，你都不关心吗？”“我昨天打过电话，他们很好啊！”崇焕然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“为什么突然这样说？孩子……”他猛然跳了起来。“是不是孩子们出了什么事了？”“不是！不是！”葛无忧终于泄气地将东西放下。“你到底走不走啊？难道你真的是个木头人？凯罗要走啦！”崇焕然无言地垂下眼，重新坐了下来。“走？……”“喂！”葛无忧拍拍他的肩。“老兄啊！我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？凯罗要走啦！你还坐在这里，打算后悔一辈子吗？”他还是静静的坐着。

“崇焕然！”葛无忧终于发起脾气来了他一拳。“你是不是男人啊？人家替你照顾孩子，你受伤的时候，她还眠不休的等在门口守着你；现在她要走了，你却动也不动的，这算什么？太过分了吧？”“你希望我说什么？”他定定地乾笑两声。

“我不希望你做什么，可是我希望你动一动。起来换衣服，我机票都帮你准备好了！”“我不回去，你走吧！”“什么？”葛无忧怪叫地瞪着他。“你不回去？你要眼睁睁的看着魏凯罗离开你和孩子们？”“她如果想走，我回去又有什么用？”“你不在乎？”崇焕然什么话也没说，什么表情也没有……“焕然！”“你别说了行不行？我的生活我自己会过！”他突然大吼，指着门口。“你出去行不行！”“你——”葛无忧气得暴跳如雷。“好，我出去！我等

“看着你后悔一辈子！”“我不会后悔的……”他静静的对自己说着：“不会，永远不会的……”“浑帐！”葛无忧气急败坏地跺脚。“浑帐！管你去死！”

“干什么这么生气？”梦远好笑地看着葛无忧。“他不走，是不是？”“我真搞不懂他！明明知道凯罗要走了，他还不肯回去！”无忧泄气地挥挥手。

“要是真的让凯罗走了，那他这一辈子都要后悔的！”他突然抬起头，东方梦远正一脸笑意地看着他。“你笑什么？”“笑你啊！”梦远轻笑着坐直身子。“你看你气的！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生气。”“难道你不生气？”“气有什么用？”梦远笑着耸耸肩。“要想办法啊！光是气得死去活来，又有什么用？”“想办法？”葛无忧几乎是用蹦的跳到她的身边。“快说、快说！你有什么办法？”“你不是智多星吗？怎么突然间起我来了？”梦远笑着糗他。“你想办法啊！”“拜托！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？”梦远仰起脸，指指她的右脸颊。“嗯？……”葛无忧哭笑不得地吻吻她的颊。梦远好像突然变了个人似的——甜蜜的小女人，他以前怎么想也想不到会有这样一个梦远。“可以说了吧？”梦远朝他扮个鬼脸。“焕然为什么不敢回台湾，你知不知道？”“为什么？”“因为旖欢嘛！”梦远终于收拾起笑容，有点无奈地看着窗外。“旖欢过世不到两年，焕然如果不爱凯罗，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；可是他偏偏爱上了凯罗，他觉得内疚——”她垂下眼，艰涩地摇摇头。“就像我对斐珞的愧疚一样……”“梦远……”梦远涩涩地笑了笑。“还愣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去找张旖倌？”“张旖倌？！”“解铃还需系铃人啊！”

“林老师！”凯罗强忍着怒气，勉强维持礼貌的笑容问着；咚咚和丫丫则瑟缩在她的身后。“你是丫丫和咚咚的老师吧？”戴着玳瑁眼镜的女人，严格地审视着她。“是的，你是？……”“我是丫丫和咚咚的监护人。”凯罗假笑着回答，将咚咚拉到面前。“咚咚脸上的伤是怎么一回事？”“监护人？”“我问你咚咚脸上的伤是怎么一回事？”女人冷冷地抬高她的下巴。“我一时失手，所以处罚重了些。”“我想请问一下她做错了什么？”“让一个孩子知道清洁的重要，是幼稚园老师主要的工作之一。”“包括伤害孩子的心吗？”凯罗眯起眼，这个女人看起来好像不打算更改她的教育方式。

“监护人小姐，这是我的工作！”“殴打一个才五岁的孩子？”“我没有殴打她！”她提高了音量；咚咚瑟缩一下，不由自主地往凯罗的背后躲去。

现在她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咚咚会有那种害怕的反应了！原来，咚咚就是在这个女人的阴影之下，被吓得怯懦胆小！

这个该死的女人！

“丫丫，你带咚咚出去等阿姨，好不好？”凯罗微笑地推推两个孩子。“哥哥就在外面，叫哥哥带你们去拿咚咚的东西。”咚咚如蒙大赦地立刻冲了出去！

凯罗这才挺直腰杆，面对这个比她高上半个头的女人。“咚咚和丫丫在“您”的教育下多久了？”“快半年了。”她谨慎地看着凯罗。“你不是说你是她们的监护人吗？”“我担任她们的监护人还不到两个月。”凯罗微笑地回答：“我想知道咚咚除了那次来不及上厕所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的缺点？”“除了——”那女人险些尖叫。“你那两个女孩根本没有任何的卫生习惯！”“你有洁癖？”“我——”“你这个变态！”凯罗说着，然后猛然给了她一巴

掌！

女人尖声叫了起来。“你打人！你——”“我怎么样？”凯罗恶狠狠地瞪着她。“去告我好了！我会让你失去教师的资格。

事实上不管你告不告我，我都会这么做的！”“你——”凯罗傲然地抬高下巴。“我叫魏凯罗，别发错了传票！”门一打开，三个孩子站在门口兴旧地鼓掌。“好耶！”其中崇宝的声音最大！

凯罗得意地朝他们眨眨眼。“我们走！从现在开始，丫丫和咚咚再也不必见这个坏女人了！”在回家的路上，孩子们兴奋地嘁嘁喳喳说着话，他们快乐地过了一个美丽的下午，直到崇宝轻轻地问：“我们也快见不到你了，是不是？”绚烂的黄昏，自此弥漫了黯淡的色彩……

他看到旖欢——感觉到她+在自己的身边！

崇焕然没有勇气睁开眼睛，他害怕看到她哀怨的眼光；他更害怕一睁开眼，却发觉其实什么都没有。

旖欢——医院刺鼻的消毒药水味已经使崇焕然失去嗅觉好几天了；但，现在他却清楚的闻到旖欢身上特有的香味——是旖欢……“一直希望你过得快乐，不管是经由什么样的方式都好。我不要你为我哀悼，就像如果我们的角色互换一样，你也不会希望我因为你而孤独的生活对不对？我喜欢魏凯罗，因为你也喜欢她，你没有背叛我。”“旖欢……”“我们的感情永远都会存在的，可是你仍然可以过自己的生活，为了你自己，也为了孩子……”他猛然睁开眼——窗户旁站着一个人影——旖信？崇焕然坐直身子，那个人影不是旖信！

他永远不会分不清楚她们两个。从一开始，他就没有认错过，那是旖欢！

黯淡的光影之中，她转过身来，脸上有她一贯温柔的笑容。

旖欢——旖欢失去她的眼睛，是在一场车祸之中；她原本是看得见的，而且她的眼神总是那么的清澈、充满了理解和温和……“旖欢……”“我永远都会活在你的过去里，我们曾经拥有过的就不会消失，不是吗？”崇焕然怔怔地看着她，旖欢的脸上依然有着温暖的笑容，他觉得自己像个罪人！

张桥欢静静地摇摇头。“不要觉得罪恶！那样我会难过。如果因为我的死，而让你这一生都无法再过幸福的日子，那么我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心安的！”“我做不到……”“你可以。”她的语气坚定。“你可以的！”“我只想带着孩子过平静的生活，我不需要其他人加入我们的家庭！这一生，我只爱你一个人！”张旖欢垂下眼睑，表情竟有些悲伤。

“旖欢……”“你让我觉得我对不起你……”崇焕然跳下床。“你没有对不起我，是我害死你的！你还记得吗？是我！”“没有人害死我！”“旖欢！”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。“我也不想离开你们，可是这是命运的安排。就算那天我没死，我终究还是会离开你们的！为什么你不了解？我不要你感到内疚，不要你为我守着什么，我要你快乐，我要你和孩子都过得快乐！”“我们很快乐啊！”旖欢悲伤地看着他，她知道他在说谎。

只有旖欢才会如此了解他的一切，崇焕然垂下眼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不要让我和孩子悲伤，不要让你自己悲伤……”“旖欢！”光影渐渐亮了起来，崇焕然伸手去握那束光芒，有人却抓住了他的手。“我在这里！”他猛然睁开眼——病房内光线黯淡，他的床沿有个女子静静地坐着。“旖信？”

“我——”崇焕然揉揉眼睛。“不必说了，我知道你是旖倌，开灯吧！”灯光亮了起来，窗口的百叶窗廉是拉上的，旖欢的香味似乎还淡淡的悬绕在鼻前。

梦？是梦吗？他不知道，或许旖欢是真的过来了！

崇焕然将他的手收回来。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旖倌微微一笑，笑容和旖欢有天壤之别。“来看你，本来想……”她耸耸肩。“看来是办不到了，你刚刚作梦？”“或许是吧！”他深吸一口气，突然无法忍受再看到她的脸。“帮我去找葛无忧好吗？问问他，我的机票是几点的。”“姊夫？……”崇焕然掩住脸，僵硬地扯动双颊的肌肉。“我很好，只是需要静一静。”旖倌点点头。

“好。”门关上之后，两行泪水顺着崇焕然的脸颊缓缓落下，旖欢……旖欢的声音似乎仍在耳畔迴荡——不要让我和孩子悲伤，不要让你自己悲伤……旖欢什么都知道的！她知道他的感情，她知道孩子们喜欢魏凯罗，她甚至知道他爱上了魏凯罗！

旖欢说：“我希望你快乐！”……天！

除了旖欢之外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他的感情吗？

“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感情！”凯罗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世界是由人所组成的，当然有感情。”“是你们被欺骗之后，也骗了许多的人，这根本就是谎言！”阿俐不耐地抬起眼。“你有毛病啊？那么多人谈恋爱，那么多人结婚生子，难道我们全都是笨蛋？”凯罗瞪着她。“我只不过是说实话！”“什么实话？根本就是谬论！你啊……”她摇头叹息。“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！你根本就已经走火入魔了！看看你说话的样子，简直就像个弃妇；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在感情上受过什么创伤呢！”凯罗的样子很认真，她点点头，还用手势来加强她所说的话。“难道你不觉得吗？感情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感觉而已，大部分的人不喜欢独自一个人生活，所以才会牵扯出“感情”。说穿了，不过是找个人一起生活的合法藉口而已。”“是啊！那为什么不是张三、李四，偏偏就是那个人呢？张三可以给一个最好的生活条件，为什么不要，偏偏要找那个穷得一无所有的家伙？”阿俐斜睨着她。

“为什么魏凯罗小姐谁都不躲，偏偏要躲一个名叫崇焕然的家伙？”“那只是感觉的问题。张三、李四的感觉比不上另一个人来得好，人当然不会笨到一个自己看了就讨厌的人一起生活。”“崇焕然给你的感觉很差？”凯罗用力地挥手。“不是很差，而是没有必要，他会带给我烦恼，会带给我不好的感受，我为什么要让自己过得不好？”“简直是强词夺理嘛！”阿俐气得呱呱乱叫。“什么“感觉”、“感情”？明明就是同一件事，你偏偏要拆开来说！你对一个人的感觉很好，可是你对他没有感情；你对一个人的感觉很差，可是你却要处处躲着他？这什么跟什么嘛！”“你在说什么？”阿俐气急败坏地瞪着她。“都给你说迷糊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”“你不要理她嘛！”若星又好气、又好笑地打断她们。“明明知道说不过这个顽固的家伙，你还硬要说！每次听你们说这些无聊话，我就乾脆把耳朵关上，省得连我也傻眼了。”阿俐终于泄气。“算了算了！反正你的脑子里只有你自己的想法，纵使我再有理，也都没用。”“什么嘛！说不过我就冤枉我。”凯罗抱怨着。

“几点的飞机？”若星突然问：“孟齐带孩子们出去，可能快回来了。”“我跟他说过了，我的飞机在下午五点起飞。”凯罗看了看手表。“差不多了。”“那好吧！我们送你去机场。”阿俐无奈地替凯罗提起行李。“随便你去云游四海吧！”“阿俐……”凯罗蹙着眉。“你干什么嘛！好像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似

的。”“你理我做什么？”房俐华没趣地回答。“我说什么还不是一样？”若星摇摇头。“你们别闹了行不行？”“好好好！”阿俐赌气地嚷着：“不闹不闹！看着她逃到天涯海角好了！反正她有钱嘛！逃一辈子也不过分！”说完，她开了门出去，连头也不回！

“阿俐！”若星拍拍凯罗的肩。“算了！她现在正在气头上，除非你决定不走了，要不然说什么都没用的。”凯罗沮丧地叹口气。“我真的错了吗？”“我不知道，不过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感觉，如果你觉得好，那我们说什么都不要紧的。”“你真的这么觉得？”她有些心虚地抬起眼。“不怪我？”“怪你什么？”若星笑着捶她。“走吧！要不然赶不上飞机了！”

下午的机场有些冷清，喧嚷的人潮好像突然消失似的，使得这偌大的机场更加空旷。

凯罗提着简单的行李站在出境处，阿俐和若星则站在她的身边；一时之间，三个人竟找不到什么话可以说！

她们的心情都有些低落……搭乘 7031 号班机前往美国的旅客请在 16 号登机门登机……“该走了。”凯罗轻轻地说着，她拉拉阿俐的衣袖。“阿俐——别生我的气了啦……”阿俐嘟着嘴，瞪了她三秒钟。“好啦！不气不气！记得要常写信打电话回来！”“你要保重喔！”若星依依不舍地握着凯罗的手。“一个人在国外，自己要多注意点；如果玩得不开心，就赶快回来！”“知道了……”凯罗黯然地垂下眼，提着行李的手突然变得沉重。“那——那——那我走了！”她们无言地相视，扩音器再度传出请旅客登机的声音……凯罗提着行李，故作潇洒地笑笑。“我走啦！”“拜拜！”若星和阿俐挥挥手，看着她走进出境室。

“阿姨！”“师父！”阿俐顿时跳起来大叫。“救星来了！凯罗！魏凯罗……”崇焕然带着三个孩子急急忙忙地冲过来。“凯罗呢？”阿俐指指出境室的门。“进去了。”“凯罗！”崇焕然顾不得警卫的阻拦，尽朝里面大吼：“凯罗！凯罗！”而且一副要冲进去的模样。

“先生！先生！”警卫拦住他。“你不可以进去！”“阿姨！”“师父！”崇宝趁警卫不注意的时候，钻进出境室的大门。“师父……”“回来！”机场顿时一片大乱，几名警卫立刻追了进去。“回来！”“你放开我！”崇焕然忍着身上的伤叫道：“我们只是想找一个人——”“爸！”崇宝突然又冲了出来。“你看！”凯罗提着行李又跑出来了。“你们——”她又急又气地。“你们搞什么嘛！”崇焕然一看到凯罗，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！他只是愣愣地看着她。“我——”阿俐不耐烦地推他一把。“说啊！”“我——”崇焕然手足无措地。“我来送机。”“什么？！”阿俐和若星忍不住怪叫！

凯罗又好气、又好笑地看着崇焕然面红耳赤、手足无措的样子。“那好，现在已经送啦！”崇焕然怔怔地盯着原处。“我——”“天啊！”阿俐和若星摇摇头，三个孩子也同样发出不可思议的声音。

扩音器又不识趣地传来：搭乘 7031 号班机前往美国的旅客……突然，崇焕然上前紧紧握住凯罗的手。“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，你还记得吗？”他努力地想表达出自己的想法。“那时候我觉得——我觉得自己看到一个天使……”他低低地说着，偌大的机场似乎只剩下他的声音在回汤！

“我不希望你走，可是……”他终于鼓足勇气抬起眼，专注地望进那双等待的眼眸中。“我和孩子们会等你回来。”凯罗微微一笑，眼中竟莫名其妙

地涌出泪珠。她张开口却发不出声音，他们期待地看着她——“阿姨……”
“师父……”崇焕然放下她的手，温柔而深情地微微一笑，然后将孩子们的手牵起来往后退一步。

“我们等你回来。”在泪水落下来之前，她转身走进出境室，她将头仰得高高的，让那股暖流流回心中。

她不让泪水落下，因为她要留着所有的感动，记得现在的心情，在可以回头的时候——义无反顾。

完

